

烟霞萬古樓文集注中

浙江圖書館

割地考考卷之十六

昔國大官一年

受信本官... 官... 山寺不... 年... 官... 山寺不... 年...

通足北... 割地... 官... 山寺不... 年... 官... 山寺不... 年...

浙江圖

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

青洪侍身欲歸必願于寶撰神記甄明過青草湖神遊瑞以問所需有人私語于明曰君但求如願不必符也

予亦借侍女靈光之賦蜀志劉琰侍妾十人悉教誨之能誦王及方魯書

索夫人大雅之吟也西漢書孫術夫人名錦言茂術陸太守李矩妻正書入被物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賦之

一品怒而磨勒也劍俠侍席大廳中有雀生者其交為髮係与蒼天一翅一品者然生口之時為千年其交使往省一品身疾一品逆命衣紅袖妓擊一疏与生食以便社僧妓逃出院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于三

又指胸前小鏡云記取証取生歸神迷意奪時生家中有山泉庵水磨勒口但言當為君解釋且能成之生白又隱隱勒曰立指者品定中有十院歌娘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散十五指以在十五日之散白有小鏡子者五夜月圓以鏡合即見耳

無雙歸而塞鴻死矣劉無雙傳是夕仙客更探外北門其急同以乃吉生也領一鏡子入宿仙客曰此無雙也已死矣心頭尚微暖後日常法但微催湯茶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浴子中守之至曉編體

有暖氣古生又曰斬借塞鴻于生後掘一坑抽刃斷塞鴻頭于坑中自今日報即君恩足矣比閉茅山道主有術生葉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探訪假作中使以無雙逆此靈賜死服此葉令自盡至陵下托以故故以百餘錢其屍且道致郵傳皆厚賂矣今茅山使者及與虎人在野外安置托老夫為郎自外

嗚呼嗚呼苦之百五恨不借荆娘狹女劍比真人



便良崙豪收斃此惡犬也

劍俠侍李正郎有愛技三之父母辱以諸首般李振恨不已偶後于使女荆娘荆娘
入必噬之甚警為神其猛如虎磨勒侯至三更携鍊錐而往食頃而四日天
巨噬死

劍俠侍李正郎有愛技三之父母辱以諸首般李振恨不已偶後于使女荆娘荆娘
三為之憤惋詔李即以此事我特為即取之但清過江于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
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技与收之父母首級授李不知所終

節度使一門

劍俠侍 翻皆即与陳許節度使劉昌裔有隙使精之兇妻夜往刺之為其隱指而殺又使
妙手空空兒賊自可海賊徒至隱指空空兒一神術人其能悉規女用鬼其能滿女能能空空虛入

六度武名

妙手空空兒賊自可海賊徒至隱指空空兒一神術人其能悉規女用鬼其能滿女能能空空虛入
隱指雖出賀曰僕射云造矣此人出後為一搏不中而願其遠逝未論一更已千里矣

精之五線女人者之昌力少哉

伴掌戲表是時觀博節度使田承嗣欲保臨州崇武河之日夕愛問五
伴掌戲表是時觀博節度使田承嗣欲保臨州崇武河之日夕愛問五

線曰其暫到其境觀其形勢破其有去今三更首途三更復命倏忽竟其及身閉戶傾怪不歡會
報云紅線回矣向年殺傷否曰不正是但取床頭金盒為信耳其以金盒兼以書封其田承嗣
云夜有客自來云徑元即床頭獲一金盒不教密謹封固上昨日田承嗣廟白巾三萬疋名馬三百
原以獻于其且其之首領擊在恩私便當知過自新不敢有異圖焉

與盧抱疇先生論公穀書

卷三

後屈原離騷以為狂人

魏書劉劭之傳劭云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

毀仲舒公羊而遭鬼殛

魏書劉劭傳劭學徒前以數千成業者眾亦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毀于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教一日靜坐讀書聞有人扣門二人面為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坐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我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名當與君正之言終不出十蘭告家人少時不還卒

若賊子者郭泰靴靴不洵士是矣

北齊書恩倖傳薛崇宗嘗有云鬼能使鬼神僮道經古家崇宗詢舍人元行恭曰君在誰家行恭戲之曰郭林宗家後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崇宗歸乃奏上曰臣向見郭林宗家出著大帽者言莫靴靴馬鞭問臣曰我阿貞來否

陳奇論謬久付薪推

北史儒林傳游雅常泉厚陳赤高允頻勸之雅乃取奇西廷論謬者既燒于庭內奇曰公貴人不至推薪何乃燃奇論謬

其後獲古丸一曰矣昨承公羊辨說

亦謂以飯陶服文春秋 魏志徐道傳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文春秋是晉世永嘉舊

是晉世永嘉舊本也

本道原乃狂謔之

先生以飲任一宿仙 李長青蓮指其摘仙臣野必錄三千者世世同而月次向老要必是徐身

作諸經一博士

書

賤子不枕孟喜一膝 漢去儒林傳孟喜也自稱楚得易家侯陰陽笑宴書詐言師由生且免膝枕

之山立念皇侃一唾卦 北史鄭灼付灼少時夢子皇侃遇于途侃謂曰鄭郎南口因唾灼口中自念我理

至心附穀氏數條所謂釋板一解不足許 劉向別錄春秋書左邱明授魯中書由授吳起三授子期子

瑕邱一說不足取歟 山堂考索穀星子名版又多赤受種于子夏為經作侍侍首邱首知侍魯人由公申公授

元魏之士儒者繼起北史謂其于公穀二侍訟儒多不厝懷

先生何不食大官饌而賣餅耶

通典曰書禮常曰大官饌者物陳曰饌餅作于重案者下及

魚羞饌曷司謀鐘繇不若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廩而謂公羊為賣餅家



浙江圖書



浙江圖書館

五石手寫

報工付吳先生書

尼山門下養徒三千

漢書儒林傳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皇弟太子是增弟子

太史奏未與人五百

劉敞奏吳苑長南陳仲弓從弟子造款川首李和父子于時懷星為一聚太史奏五百里內看以人聚

昨先生示書謂手放八榜招心國士

此孔融之姪彌衡世說曰文士傳曰彌衡字正平年每舉人也國才飄舉少與孔融作尔汝之交

謝鯤泣衛玠門生之福也世說衛玠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

盧植學于馬融段漢書盧植傳少與鄭元俱事馬融之外戚世家多列女倡舞舞于前植侍學

而不以親戚列之女崇

彭宣學于張禹而不得同後世之及往漢書張禹傳禹第五元孫者淮陽彭宣沛郡戴宗禹心親

輕船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未也禹于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庖活相對宣未嘗得至後世及兩人皆同知各自得也

浙

書

俱云師恩皆登儒侍先生物不記迦葉升座阿難夜悲

五燈會元法胎演教禪師上堂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

南能傳衣秀師擲鉢子

馬正色云未得安心以北方却思免法趁南往按北齊北之神秀南能兵南之慧能工度神秀乃于所聖者偈曰身是菩提心是菩提心之於履世時之勤拂拭何定着塵埃慧能寫一偈曰菩提本在樹明鏡亦非臺本來无一物何定着塵埃祖師以衣付之

首謂弟兒闍者屏甚門生于門外而止墨于後半

擲粥則感郭泰之仁郭林宗別傳林宗者正陳國文學見一童子名歎德公者求近其居供給洒掃林宗嘗不往過夜中令作粥一瓊怒而曰不可食林擲地德公避之三呵德公安多復容

枕膝則彰孟喜之過言田生且死時枕孟膝獨侍諸儒以此稱之

樊僮弟子皆是公卿後漢書樊宏傳宏性剛直公年歲長君秋之子也郭樊侯學教授門徒前漢三子修人弟子款則李仲九江及勤方為三公

漢書樊侯傳漢宏封善羅侯

鄭元門人誰托國器後漢書鄭元傳元字公陽新野人也師史大夫東萊王立清月崔琦著名于世又其安國淵任張時並童幼元祿為國器嶺有道德以修多前登拔皆以元言

而使久妻者為雷蒙史記平原君召毛遂曰賢士不可不識錐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臣今日始

見亦妻者出公起一市後漢書杜楷傳隱居宏農山中嘗與隨之而居成市以羊陸山南遂有公

曾子一門史記儒林傳出田子方殺于木吳楚禽滑釐之言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

荀卿一徒史記李斯列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西入秦

則他日拂衣左傳叔向對行人子朱曰奸以能得也拂衣之

割席一怨世說安學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子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安同席談者有華歆是

非友量兄孔叢子孫子問于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和子之先君見子產則見事之

以第高權友一感史記李斯傳弟李心氣益困中長事袁操弟高權夫高權福一屬

登劄備于上床世說許記共劄元德並在劄荆州坐共論人物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多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

勢必揖枕君後亦我自對百尺樓山則君子也下阿山下床之制也

世說許記共劄元德並在劄荆州坐共論人物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多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

六月間河間奉書詣丁寬寬以東歸

漢書丁寬傳寬事田何學易成寬辭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楊時何以南去

宋史楊時傳時南劍州人初舉進士第程道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調安不熱師禮見明道于歙昌相得甚歡女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是日東歸東中丞招南去蘇方伯聘也今著僚古徵

去宣昭之面而居青油之安

南史劉穆之面如玉潤若醴朱修之世叛吳且居曹州著青油幕下作謝宣昭面見向

者僧孺之賢而突樊川之狂

唐陸贄中江行雜錄相國牛僧孺帥維揚時樊川杜牧在幕中夜常微服

十倍于長安李米

漢書東方朔傳臣言所用幸異大禮不可用器之母女但索長安米

中香伴食矣

唐書盧懷慎傳自才不及姚崇每事皆推讓之時懷仁伴食宰相

前歲同門王以鏗榜友上皇帝命御前進卷另選一榜而先生呈期最卷量在

第一元東臯所闔門待家伯相公休蒲請恩

即力拔五嘉于座次 晋书孟嘉传褚裒回庾亮曰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座裒但自免

千金一雉不以为鸣凰也楚王寢一矣 尹文子楚人握一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欺言凤凰路人曰我闻凤凰今始见之矣汝欺之乎请买千金勿言请加倍言之方欲献楚王往宿死故人不追惜其金惟恨不得献王

蒙帝一鹤而能为舞也羊公晏一矣

書

世说刘道祖为中军亦知相之于庾公庾公便取为佐既见殊不称庾亦失之 公鹤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云鹤能舞未就而不肯舞故称此之

实而言一郭子元夏河内水滨议之 世说西凉公云郭子元问政清雅要者何味羊陈文以起

街洗马嗽杆提蓬亭盲者病 世说谢安尝问安令弟云是想街日形神所不接而梦之也

是之炫耀日炫感尔 晋书谢万传虽免不及安而善自炫耀

魏文帝詩清夜遊西園最益相追隨

西園一遊久在國止軍門外置狂突第四車中北史朝廷大遷除同日偕拜處功祖立王東車

此何平叔熱湯汗面世說何平叔美姿儀面雪白魏明帝疑其傅粉乃正夏月共熱湯餅既噉大

王玄度手版倒持世說桓溫止於高太陳兵衛守謝安王坦之欲与坐害之王入坐版倒執手版汗流

若非顏回一座先問仁祖世說謝尚年八歲神悟風成父珉常携之見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

何致西堂百人惟閃伏滔河在面世說謝尚年八歲神悟風成父珉常携之見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

世說孝武在西堂伏面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謂之曰百人高命臨坐未得他兒先問伏滔

太史公世言蘇秦異事多附植世說蘇秦列傳

班孟堅世言方朔奇之世說方朔係魯人後世後時不達其儒釋之雄采亦後

不知謔許元度于曲室之中才情自別世說許掾法弟詣問及爾夜風恬月明乃共作曲室中謔許情之詠偏

進此者康于持軍之座名理全奇世說許掾法弟詣問及爾夜風恬月明乃共作曲室中謔許情之詠偏

七日從東接軍至歷下魯婦人髻而哭者數千家

禮記魯婦人髻而哭者數千家始也

檀弓青犢一賦戰于鄭陽

改漢書去未祀別詳諸賦銅馬大形重連銼睡大槍尤乘上江青犢五板檀

氏根白雀一妖塵于素鳳

改漢書朱鳥低目黃中賦又有黑山黃衣白皮左校初大賢于氏根青

牛心史氏一謂獠賊橫行

改漢書朱鳥低論值弱主崇塵獠賊致命如葉公投袂或羅我

正白王甫高朱嵩投袂一付

改漢書王甫高朱嵩卓徵為城門校尉因欲殺王嵩將行長史早

陶謙果行獻規一日

浙

討凶如以自贖

改漢書竇憲付憲懼謀自求討凶如以贖免請兵共伐

出都亭而付免

晉書石苞傳鎮淮南淮北監軍以重權有云官大馬或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

寇報也吳人交通武帝疑之遣用掾使孫綽計乃放兵步出住都其待罪帝乃意解

殷門子文一令尹一家

左付殷自殷文家以持登園之雄

立槐里侯蓋一世之業

後漢書皇甫嵩傳乃部黃巾汝南權戮侯傳首京師又後斬角弟質于曲陽

散折像之財

後漢書折像傳父國有資財二億家僅公及國平像感多瘡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

空糜二一富

拾遺記糜公三夜財以山不亦并化雲以方諸魚設大珠以卵散指于底以富之庭

揮黃金以佛行以物軍

後漢書月李摩國史補計州相國寺云佛有流床即即劉元佐道信僧自持金帛

出美人若宮衣以賞士

為侍書籍女所入乃開寺門曰佛行此矣所止蓋鉅象悉以燒軍

吾丹代定

所天送事同元中賜邊衣製自官宋有軍板袍中一以云蓄之意多降符舍情更着錦公生已過

魯肅賣田

吳志魯肅傳家富于財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為

破波才

後漢書皇甫嵩傳嵩方傷其勝進計汝南追波才于陽翟擊彭脫于西華並破之

擒彭脫

谷靜山空讓功歸也後漢書皇甫規段熲此真偽禁於紅騰突谷靜山空

冠鐵負鑽後漢書高獲低師事司徒歐陽歙三叔常斷獲冠鐵冠帶鐵鑽指闕請歙帝

歸令司敗左傳歲尹遂隸後令而自拘于司敗

並及書牘皆以乞恩後漢書周勃傳人王書告勃及下廷尉勃恐不知置何所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

止盡室以誅人命後漢書霍光傳王官德與尋密平皆怨懼先乃與王盡直自謀詐令人上書告光死光聞之

便今日稱郭况家為金穴後漢書郭况皇后化况遷大鴻臚事教幸其第賞賜黃金積累豐

他日不作劉宏論為錢懸策一上也南史吳臨川王宏傳宏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為

鄙鳩不能掩畢世後漢書畢世一上珠王錦倚奇玩崇阜山積不可勝數

珠王錦倚奇玩崇阜山積不可勝數

鐵門不足守燕陲一穀

魏志
日漢書公孫瓚傳曰英雄能畏曰瓚今此將家多作高樓示于讎瓚作鐵門高樓上屏
去左右婢妾服上文書曰漢書公孫瓚傳瓚破劉虞者有幽州之地又瓚處有非
常乃居于高京以鐵為門又曰今此許營樓檣于皇積穀三為解命此是待天下之

淡病雖痛勝于內食

後漢書董卓傳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淡癰雖痛勝于內食

留書不賜坐能懷臍

保其臍

如牛不復震一穴晚葢于雜麻

後漢書董卓傳董卓懼誅自求討匈奴以贖死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
以款于吾取象為彌登極邊十三郡騎兵及羌胡兵出朔方雜麻塞
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

班史之功六銘具于燕然

後漢書董卓傳伐匈奴至燕然山任班固為銘以勒石

比董崇一策而冠恂以自全

後漢書董卓傳董卓懼誅自求討匈奴以贖死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
以款于吾取象為彌登極邊十三郡騎兵及羌胡兵出朔方雜麻塞
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

亦隸一謀而石首可以為禍

晉書石苞傳苞願按淮南以威使服也非北監軍王瑛輕苞素微又同量
苞曰官中大馬或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表苞苞與人交通武帝甚
疑之苞用孫策計乃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肉之竟解

石然鄂氏铸山山兰号一精

漢書鄂通付于星福通蜀嚴道相出符自歸漢文帝出朋於通免各居之河人有告

王衍留車

晉書王衍時以陽通至欲遷和以辨其邪獨買車牛以居其心

六難三空屢策一下也

晉書王衍時從弟居室稱之重不以狂固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荆

茶味嘗界茶言敵費

弟向說苑茶味嘗才卑然反至才貴教也茶言敵才貴然故問于東道也

塗麻油掌上豫見吉凶

世說佛圖澄共許石遊以麻油塗掌四占見吉凶數百里外種浮圖鈴聲

社浮圖鈴聲先知禍福

注見上

注

照以佛圖澄游許石一問視同鷗鳥

注見上

浙

竺法深入心問及一庭看若蓬門

世說竺法深在名問文座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及

先生愛一狂狷士而欲成其未者一功名豈不愛一大在國而保終共百年一富貴哉

忍描畫于後生又稍晚矣世傳世雅志諒公年八十餘而休致門生或有言曰若其平生名氣為後生描畫殆恐惟存早退以全晚節

褚淵中書而在期際之後南史高祖位以褚淵為司徒及滿座從弟彥宣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投福至此門不幸乃後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即免不當為一名子耶名德不昌乃後有期頭

周侯末年而歎鳳德晉書周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故屢以任失度其曰周侯末年亦謂鳳德之衰也

比周易甘臨之象易臨卦六三甘臨无攸利臨爻之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係遯之疾也易遯卦九三係遯有疾厲象係遯之厲有疾備也

先王之係馬李太白詩荆川畫請日試萬言係馬可待

全牛一目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台元武司馬班固後漢書班固傳各指校書郎除蘭其全史後遷元武司馬

勅南宮東觀後漢書曹褒傳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函上取班固漢儀十二篇勅褒以此制教習多不合經宜採禮條正便可施行于南宮東觀

性載文序遠鑄劍閣漢書文序遠鑄劍閣

漢書文序遠鑄劍閣

劉寬付講久在華光

及博書劉寬付靈帝初徵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以今此古李元禮天下號門是此名教

世說李元禮風林秀整高自標榜持願以天下名教是非由已任以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庾子彤城西公府名士門庭世說庾子彤有廢疾甚知急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大江以南一人而已為疎廣則祖送都門

世說疏廣為大傅兄子為少傅廣受口至月知星為

為賀監則鑑湖一曲

唐書賀監為秘監王表為道遠歸時皇許之語始鑑湖荆川一曲

山往南山

世說晉書汝南何遜同郡顧榮曰吾亡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

水

世說晉書何遜在吳思吳中其弟何遜美饅魚膾蟬精為載一百云不負更說甚饅美但在松江

景寒比方干

世說江表方干在越與子干或宴會急身空商或既而示言

狂如陳亮

宋史陳亮係當考古人用兵成敗云如著約者論即守用義日不相與論議只他日

有五千卷在

世說唐書方干在越與子干或宴會急身空商或既而示言

三十三乘伐羊一付 晉書陸倕傳嘗從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魏孝康撰定官書皆資羊之本以取正焉

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是取好也 北史魏書卷一百一十五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期可

左手操龐右手執馬尾非其時矣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古治子曰吾嘗從君請于河

龐銜左腋以入破柱之流也治潛行逆流百步水流九里得

是以匹練吳門 王充論衡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馬引顏淵指以示之顏淵曰

吹蕭吳市 國策吳子有吹蕭乞食于吳市

豈不欲抗禮收軍 史記田單傳或說田單曰大將軍守重益去其不可以不抗禮吳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

一兵揖丞相 臣漢書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林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吏數萬人皆挾仗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

一司馬解相 臣漢書樊豐傳初光武徵時常以事拘于射野曠為市吏餽餽十司馬帝在

五斗酒得涼州 魏志高帝紀注趙收三輔決疑中常侍法讓專朝政孟佗以蒲桃酒一斛送讓

印并涼州刺史

吳志吾繁傳夫及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隱形于天外潛鱗于重淵哉

所謂之應龍以屈伸為神傳善性修得女魁北而應龍翔注口應龍能具雲雨者也鳳皇

鳳皇以嘉鳴為瑞傳善性修得女魁北而應龍翔注口應龍能具雲雨者也

虞翻不能避糜收軍一船之能避糜收軍之門也吳志虞翻相傳翻常乘船行與糜舟相逢舟上人欲令翻自避先馳曰避將軍船翻罵糜舟人糜不信以手君傾人滅而稱將軍舟人亦謂糜不避糜之反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營門反閉當開及開豈得事宜耶

太山一雷穿石漢書校書傳單極之征新幹及泰山之雷穿石

積毀之火鏽金史記鄒陽低積毀銷骨泉口鏽金

楊匡郭亮天下以為美談漢書大將軍吳既誅李固杜慮畏尸于城北家屠故人莫敢視者惟固弟子汝南郭亮高拔操陳留楊匡聞變星行到洛守尸不去太后聞而不罪治許二公歸葬天下我之

胡廣越戒千古以為口實漢書廣帝崩議立嗣李固引司徒空詔戒先占吳吳書建女援王清何玉以再漢室莫得善台三公中于石列侯大議既立國廣戒及鴻臚杜喬皆以為清何

以是說雜冠而帶仲尼王莽淫德著國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吳悼女嚴嚴不應罷會既日重會公外吳吳氣之云祠敬切自胡廣越戒以中下其不拂悼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國獨有喬堅守不讓吳廣廣不能立立喬之侯是為桓帝歲終竟也事誅固喬固始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政性尚好勇乃冠雄雞佩犛股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讓

立虎靴以踈王儉 昔書蕭瑀時王儉嘗於瑀年少未為儉所識負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棠遊瑀瑀乃

厚先生于棧雲二山之間 晉書陸機與弟雲羊其入晉滅吳弟又俱入洛無才急務感一時南史梁何武中書舍長

湘泖兩湖一上 一統志三泖湖在吳淞為吳淞之長泖湖也

左太冲招隱二詩 文選左太冲招隱詩二首

孫具公遂初一賦 晉書孫綽字季高有高尚志居於會稽遊放身事晉解任作遂初賦以見意

俳佃五夜 杜荀鹤五夜偏聲作曉前山字肆方偏利之法甲乙丙丁戊己己五夜即五更也

馳鬃一書 或或王事馳駉

後漢書卷之九 侍合美中題著部乃所記徐州

折 汪 圖 館

工付師二書

伏讀付宴方先生建燕國延年之杖周書于謹傳詔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湯國為國元老

乘車步挽北史北齊斛律金傳詔金朝次乘步挽車至階

魯恭行詔白席款中後漢書魯恭傳肅宗集諸儒于白席款恭特以經所得乞共文議

劉寔付講義光殿上後漢書劉寔傳靈帝徵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比三十年付從少子萬漢文人之福

竊以楊彪八十乞祿後漢書楊彪傳彪乞受祿欲為太尉辭不就乃受光祿大夫

王祥九十而三公晉書王祥傳年垂耳始為別駕後保愛下保安時年午五

竇熾打太傅而棗周書竇熾傳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隋文帝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

王琨加侍中而壽南史東王琨傳琨字叔道位王琨以侍中推奉靈輪獺尾物異人以壽為歡老官以壽為感嗚咽不自勝

丹青所記史冊所書竊以為不及山濤

晉書山濤傳侍中司徒後固讓之骸骨使者乃卧加章授

未如蔡勝此為善悵之為善隱之敵也

漢書兩蔡勝由志強夫乞欲骨免歸王莽奪國使五威將軍即拜勝為將軍蔡勝不應若逼其還不令而卒

山中亦有宰相宏景何如

世說陶貞白隱茅山武帝征以討大事輒失語詠月中常有數信時謂陶山中宰相振貞白中宏景也

紫衣亦付聖人鄴侯可矣

唐書李泌上必出行軍主指三禍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問之者必艱難之際不堪相屈以信且不紫袍以掩羣疑必不為受之

其女相公而尊黃老不若膠西而禮蓋公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同膠西王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及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安參于是遊正堂舍蓋公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諺曰菜味嘗卑菜言敵矣劉向之所忠也

劉向諫漢菜味嘗卑菜言敵矣及問于果道也

鴻博蕩蕩餘波允標韋忠之所愛也

晉書韋忠時裴頠為僕射故言忠子司空張華率辟之忠辭疾不起不向其故忠曰我欲若而不可

實裴頠欲而志欲此豈又夫所當行耶裴常者心託我常恐洪濤盪岳餘波見深况而臨危問而况法進於

景年弱冠子中雷門下兒看術珩老如堵牆

世說術珩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珩兒有羸疾體不堪禁遂成病死時人乃看殺術珩

補損權多魏相能奏

漢書魏相傳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欲以女子為右將軍兄子光平侯侯光尚書平恩侯光侯光奏霍氏權太重宜有以損奪其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觀狄青在擁馬足

宋史狄青傳青在樞府每出入士拜輒指目以相誇誇至擁馬足不得行

當是時也知王術必保天下

晉書王衍傳衍神清明秀少時少薄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穢術瓘不免

女則之云

杜預軍田續不進文欲斬續而赦之監軍備瓘自謂會其有共臨文恐其為及是乃謂續曰可以報江油之功矣續遂受命于瓘瓘長史手白伯玉其不免乎

附魏書

漢書霍光傳光薨後霍氏誅滅而生霍氏者皆封人為侯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

此以徒然之徐福其人

應者以父寵直受有後霍氏誅滅而生霍氏者皆封人為侯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

損權無款相能奏

此上賜福辭平足以為節

我付御曹先生以貴主、車不避赤棒

北史高基傳除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欲執赤棒

霍家、奴敢躡大夫

漢書霍光傳御史大夫徐革車相奴与霍家勢迫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

乃搏反顧不及只蝕

史記項和本紀夫搏牛之寇不可以破膝虱

披枝而不傷心國策范雎曰臣聞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

按以為郅都鷹擊 史記郅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歸曰其鷹擊

阜陶鷹觸

王充論衡能觸者一角之羊性知有罪阜陶治獄其罪若羊令羊觸之者死則觸之者死不能觸者生一角聖教助獄為驗故阜陶故羊起坐視之

京師所貴先生所知也嗣是而名苑太室 舊唐書太宗化廣德元年七月功臣皆賜錢券藏名太室

刑盡凌烟

唐書太宗化圖畫功臣于凌烟閣長子無忘趙郡王若恭等二十四人

書

琴女詠林有美相

唐書李林甫休致相至德其再而古為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因助之

見者謂震仲人

世說桓溫行經至教臺邊過望之云可與可與劉孝標注曰孫綽與庾亮牋曰至教

積漸一勢

司馬遷報任安書積威約之漸也

汪

而子魚大于宮中

世說補奉會之夫人帝入禁中顯仁太后曰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魚歸告會之會之贊其失言帝飯客梁進有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今果然

黃柑傳于供御

宋書彭城王勰傳四方獻饌皆上品而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啾柑嘆其形味並芳羨席在座日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往東府取柑大供御女三寸

抄齋侔于延昌 南史如法亮侍廣南定宇杉齋共延昌殿相採延昌殿武帝中齋也

花石侔于艮岳

雲華漫鈔政和五年合內及艮岳成築山于艮麓門側象移杭鳳皇山遂賜名鳳凰山神澤者艮嶽維空實一嶽又名艮嶽

補注損權無魏相能奏

漢書魏相傳大將軍霍光奏上思女而德以女子為右將軍子平侯山後魏相奏

王淮井飲唐書王鐵傳飲寶知為井除引水激溜節目兩亭 王真珠

王淮井飲王真珠唐書王真珠傳王真珠乃楊瓌故弟對時鉅萬取之孫曰不家書

劉煥劉煥 淫聲淫聲 要

劉煥劉煥傳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誦至世身皇靈光殿賦

請考功地以益田史記武安侯任田蚡為丞相嘗請考攻地益完王怒曰君曰不遂取武庫

浙

乞肥牛田以富性禹史記禹治家塋起祠室於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

方鎮必歛延朗

五代史唐臣劉延朗傳初延朗占萬無字據必將當得州者不功攻為先收納略者得善州中以無略者得惡州

貢獻先輸梁門後漢書梁吳付其四方調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吳

地衣媚侂胃續資治通鑑郭侂胄却生日賀儀仰奏官徧行闕報時去天或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遇生員大臣以下皆排列而獻于天慶殿之庭下

炬燭敵申王由唐書唐昭宗時申王泰極當國方務德流帥廣州為煇炬以聚書其申王燭一女官卷吏曰燭

練布千端一增價書王守時帝落空過序中惟有練數千端舊唐書王守時與朝賢俱製

蒲葵五萬頃列生風昔謝太傅弟人有器中石孤指公者公問其歸資答曰頗南凋敝惟有五萬蒲葵扇亦非時為備僕公乃取其中者批之置之京師士庶爭服焉價增數倍

考之王守震主之威史記直陰侯傳載震主之威棟不實之地

故考石震及室一治漢書萬石君任慶為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民二百萬口每名數者四十萬公卿

御史天下議為法者慶慚不任職上書乞骸骨避賢上報曰君其反室

而僥眉承睫士宋史李垂侍垂字舜工李原伯謂之思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已老矣焉能趨

乞與向火一輩天寶八載事此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曰此輩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

裂肌膚暴骨于溝中矣

为大参拂髻

宋史寇準傳初子謂出守門下至參政事卓甚隆嘗會官中丞者黃馬平鬚謂廷而
徐拂之頃以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謂官乘拂最耶抑甚愧之

共太尉罹足

東坡化世等祀李憲用事彭孫為憲既足曰太尉足何者也憲以足踏足頭曰奴福不且甚矣

吮總管一馬膿

嗅相公一靴鼻

唐書溫造傳時具元軍亂殺李絳造至大宴召向軍中殺絳狀造殺一監軍楊
叔元擁造靴自異元哀

書圖

手捧溺器

明史程事時嚴相子世蕃用事媚之者遂以賈溺器以誇勁力口亦甚侈矣

口吐唾毒

北史陸行段日陸者被掠為漁陽烏丸大庫庫官家收此大人會集幽州皆持唾壺惟庫庫官
獨無乃唾日陸者口中因咽之又醫羅世善以美女受唾凡喫唾美女以口受之在肉唾壺

我二手因空思父

宋史陳自強傳拂仇甫以為平章造謗入曰自強惟一死以報仇玉每稱仇甫為恩王恩父

幾身恩府恩父指分兩花朝打多百二十歲矣

墨客揮犀玳瑁大知申者善福叔黃王丞
相生日亦飯僧具蔬蔬者飲造相

府以獻丞相丞相方家會而于客宴兩花指分手取雀籠既而二放之每放一鳥
祇日願相公百二十歲

幸班固傳毅之流未充幕府

後漢書竇憲傳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禹錫宗元之士未立權門

唐書德宗紀初王伾王叔文用事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等為新黨皆為訛

屈已不道呂

謹獨孫及呂謹儀在司馬監之能平章法度守而失

北史徐紇傳

傾身僅有徐紇

北史徐紇傳紇奉正內實論股其說能心若此有識者謂紇既愛德心參斯杖密

勢傾一時遠近填驥

頌印為無作疎

漢書王莽傳時疎為文頌莽功德使丞相司直陳崇上之莽大悅

齊高陽大妃

情刺惟欠崔暹

北史崔暹傳公主王儀為孫騰棄妓文襄納之遂被殊寵只崔暹必當直諫亦有

及王鉞兼二十餘使

唐書王鉞傳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知總監裁接使于其領二十餘使中外畏

補傾身僅有徐紇

北史鄭綽傳其徐紇俱為舍人徐紇有智便為得去紇以微官幸其傾

國忠領四十餘職

太真外傳十載李林甫死不國忠為相帶四餘使加國忠司空

沐

于是范温、蘇迥、范通、范通字叔蒙，自朝为郎，至滴，然遷徙，過方侍之。

丁北巖南，無以孝子。

北齊書：封孝文侯和士開，母妻托附，若威往，奔哭，對中富高，丁鄒巖，思孝，垂為義。考有二夫，亦哭在限，考突入，中出，謂人曰：巖，思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呼甚哀，問者侍之。

或畫日獻象。

五代史：二臣侍梁，未滅，晉之諸將相，多不欲，呈即皇帝位，蘇循治，至魏州，堂州廳事，即於習之，拜殿及入，習之，始守，七局，歲，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報，畫日，筆三十管。

或貢鼎，呈游。

宋史：方士，獻，肆，由，只，金，簪，九，具，其，孝，安，于，成，宮，中，央，曰，帝，鼎，北，曰，帝，尺，鼎，新，東，曰，牡，鼎，在，北，曰，倉，鼎，東南，曰，剛，鼎，南，曰，彤，鼎，曾，鼎，見，於，西北，曰，魁，鼎。

或一斛，而曰涼州。

魏志：涼州，在，涼，州，帝，待，使，僕，子，朝，以，其，任，以，蒲，桃，一，斛，送，使，臣，拜，涼，州，刺史。

或為縗，而改宣。

唐書：陳少府，侍，永，泰，中，擢，桂，管，雙，臺，使，少，府，不，食，素，去，規，徒，丘，鎮，時，官，官，董，秀，有，寵，輸，錢，五，千，萬，且，其，半，清，收，之，其，大，善，與，厚，相，結，少，也，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生，還，久，散，色，秀，曰：清，少，待，時，十，港，巨，納，賂，元，載，子，仲，武，子，是，內，使，其，厚，之，改，宣，氣，歎，觀，使，便。

或為書，由塞賈。

宋史：許及之，侍，及之，宿，多，錫，沈，曾，注，取，不，去，值，仇，曾，生，日，朝，方，上，身，罪，及，及，以，至，商，人，掩，閤，人，推，之，及之，俯，滿，以，入，為，尚，書，三，年，不，嘗，及，從，中，流，涕，不，覺，屈，膝，當，時，有，中，書，令，為，書，臣，臨，奏，改，之，信，

或御史，呈身。

舊唐書：章，洪，侍，登，第，後，十，年，不，任，伯，元，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善，温，請，用，澳，為，御，史，澳，謂，澳，曰：高，元，九，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只，然，恐，無，是，身，御，史，竟，不，滿，元，裕，之，門。

師旦，獻妻。

唐書：楊，慎，丹，鉛，錄，宣，宗，時，武，生，華，岳，州，人，上，書，極，論，紳，作，中，之，惡，并，改，程，松，在，納，妻，倪，僕，信，妹，蘇，師，旦，獻，妻，奏，從，謂，大，怒，下，之，大理，監，禁，圖，幸，其，子，徽，近，水，陸，行，

程松，納妾。

宋史：程，松，侍，松，崇，獻，妻，于，休，化，中，名，曰，松，香，曰：欲，使，御，賊，姓，名，常，蒙，記，憶，耳。

宋史程松侍松崇獻妻于休化中名曰松香曰欲使御賊姓名常蒙記憶耳

媚史王不殊為大宋史史彌遠傳獨相九年擅權用事任李知孝吳咸大等以為鷹犬一時君子陷富斥逐不

福安石無異家奴宋史崔公度傳及媚附安石嘗信以教其帶尾安石反欲公度笑曰事有垢故以袍拭去帶有

至于今日祝飲以踞地掩鼻五種掃地官

唐書祝慶的傳帝與屏宮宴飲的自言能風舞帝許之飲後體肥現踞掃地以睨目左右矜勝笑東都傳即盧藏用曰五種掃地矣

楊子雲周公以未去若如漢一懿已揚子法言孝為周公未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

北史盧祖詢曰我昨車方未行還和士開門已見二陸而潘森並了槐柳正列我酒舉

北史齊宗室蕭穎達傳穎達大罵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座驚愕

元稹一類不少蒼蠅唐書武德衛傳時元稹倚內官得知制誥璠衛殿前之會食飲蠅集其上儒術以扇

昏夜而參丙吉漢書丙吉傳丙吉二年武帝疾往長楊五柞宮丙吉言長安獄中有天子之氣于是上遣各使者

治獄繫與重一切皆教之內謂丙吉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嘗孫在也

人每事死性不可况教曾知相守至天即不日入

卧内与欠文 場唐書高文場傳信德左右神策軍潘鎮節將參出其門蓋者清要昏夜入卧内与以接引者相躡

續命一物 物非史和士用久人始加刑戮多所營救既曰免死而令入佩誦素文珍瓊珠以續命物

黃法一湯北史和士用病亟者云与服黃法湯士用有雜色有問疾者請先索釋疑乃先飲而尹李草個目兼法一名黃龍陽一名還云水

欠或女以為受和潔之衣 鉢臣水遠談和身公家初久崇愛范魯公質程文謨范曰君文合在弟一風居第十三者用侍老夫不鉢耳

不若不識和安一北斗也北史和士用侍臣不識北斗

折右楊柳為冰山雲山雜記進士狀象力學有大名楊因出用事爭旨門參獨不往曰爾輩語楊公之勢而倚於大山即以委而見乃冰山也皎日一出則高煥人

識仲昌宗如海市隋唐遺事仲昌儀特寵信每祀如市李湛曰此海市臺樓比耳豈能長久

桓公一表企生不感世說桓南郡敗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餘人語議羅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致之云若謝我當釋罪羅不謝兼答謔不遂殺之桓先贈一表與企生母胡胡时在豫京企生聞之即日焚表

盜德一財良家豈污蘇老舍存札大和馬陳中甫林案好合義兵忠信神勇林大和等盜德一財良家豈污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路欲以存財污良家耶遂拒不受

權宦朝廷

日者吳會樓遲此樓在吳會保以竹五原太守王智故乃亡命江南遠近吳會往來依太山積土

長安而咲桓譚辭人同長安則出門而西向大知肉味吳則過唐門而大嚼

所謂伯陽入秦及閔三嘆梁鴻道越燈岳長謡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昔李史入秦及閔

夫位高者疾歎嗜厚者惜毒國語大鄭公晉之務人也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其誰能忍

視遠知晋厚之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晋屠公視遠步高曰今晋侯視遠宜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且志

舉此識莫教一禍左傳莫教必敗舉此高心不固矣

豈有鳧毛沈鮓博區性善晉書陸華傳適帝時市人有得鳧毛三丈以示華曰此海鳧毛也見

世說有人遺鮓華鮓者華見之曰此龍肉也以其居沃之五色光起向鮓主果于園中某棧下得一盃

牛鋒帶莖識同荀勖晉書荀勖曰荀勖字道遠及漢太常樂音韻未調

世以荀勖者在晉武帝座上荀勖進飯勖謂在座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

而不欠虹霓、雨色也。余雅色、鮮盛、為雄、曰虹、閣、在、為、雌、曰霓、李、白、詩、兩、色、風、吹、去、杜、角、說、者、城、雨、色、初、散、雲、

數家、誤、及、亦、見、信、于、陶、文。左、傳、莊、三、十、年、申、公、問、班、致、子、元、門、殺、於、莒、為、令、尹、自、毀、其、家、以、行、禁、國、之、難、

打、異、一、夢、延、終、應、于、陶、公。晉、書、陶、侃、傳、夢、生、一、翼、飛、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矣、八、惟、一、門、不、得、入、

誰、為、鮑、生、一、言。薛、書、蕭、何、傳、漢、三、年、項、羽、相、距、京、雲、間、上、救、使、三、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主、暴、不、露、蓋、

敖、勞、苦、居、者、有、疑、君、心、為、君、計、矣、若、夫、退、君、子、如、是、弟、能、勝、兵、者、悉、皆、君、心、上、益、信、君、子、是、何、怪、文、計、漢、王、悅、

徒、負、名、平、一、吊

漢、書、蕭、何、傳、亡、河、誅、信、使、三、將、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將、皆、疑、何、曰、今、主、暴、不、露、蓋、始、矣、上、若、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封、置、將、者、以、今、在、海、陸、勢、反、于、中、有、疑、君、心、夫、豈、獨、一、君、非、此、死、尹、也、歟、君、讓、封、勿、受、悉、以、置、家、私、財、佐、君、何、怪、文、計、上、悅、

一、亞、夫、不、為、置、著

漢、書、周、勃、傳、勃、居、第、中、名、獨、置、一、肉、又、一、心、

古、味、良、不、能、為、益

漢、書、此、良、侍、上、欲、廢、今、立、威、天、人、類、知、意、大、臣、多、爭、手、能、決、且、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却、良、曰、今、上、欲、易、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示、幸、用、臣、矣、今、天、下、安、定、安、欲、太、子、冒、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

世、豈、不、知、陶、桓、公、珍、奇、貨、寶、而、于、天、家

晉、書、陶、侃、傳、家、中、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貨、寶、富、甲、于、天、下、

按、侃、送、桓、

毫谷園玉乞金釵別于婦女

拾遺記石季倫愛婢名窈窕年十五姿態見美物別玉釵不歡
金釵石以侍人美者數于入窈窕最為擅愛按崇有毫谷園

而獲愛重嗾臍

臍史商女中多庸送其常在一不獲人以此獲之女性既愛其臍為人亟即投嚴峯亦別
裂其膏就繫而死按四足保其臍

惜指失掌

南史盧江何恆有奴名世耀光美而有寵阮佃天頻求之恆曰恆以予得此人不可日也佃夫拂
不出戶曰惜指失掌耶遂視有司以公事彈恆

安知戴法興、鑰匙

南史戴法興傳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鑰匙

不為大寶庫、寶花子

舊唐書信貨志王鉉進計府身每歲進錢百億云非正額祖看後入百
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飲賞賜之用

未書詔密庫必視

國朝孝王通于注上密庫必從有妻有女母見必致之于王王與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眾
夫眾美之物也必以美物歸女而日德堪云王將不堪况尔小劫小段倍物終必必

原公少敏一年王滅密

羊舌終止

左傳羊舌終止在羊舌族及于姓
莫其羊舌族及于姓
母召之曰族族必國多天寵不仁人同不亦難
羊舌終止

谢晦收止门庭有以清雅之隔

南史谢晦权遇三重宿宿輻輳时兄瞻在尔家驚歎谓晦曰尔家以素退为

此不幸平生见官贵一人

宋书颜延之傅子竣散员重權傾一朝延亦次居位延之至而受器服不改定宁

先生之见女弱系救也危言持款以扶孔子所以行季氏食云食坐云坐平公所

以子亥唐今稔知少山孔铜陵

史記倭律通傳文帝昭穆通高嚴送銅山自鑄錢母氏錢布天下

宗孔金穴

史記書郭况为大陽臘帝散幸其第出家賜其金余師號况家为金穴

将多钱溝

世说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濟游鳥射買地作埽編钱西地时人强足金溝

地多黄鐵

齊書蕭颖胄付長沙寺僧業富快傳黄金为龍散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黄鐵

徒有回天相生一名

史漢書官者單整付起死後四侯符橫天下为一名皆說起帶巨樓功此觀在解刺賦注云大鳥注左注左官員認貝瑗徐認徐瑒唐詩

此名回策五侯一字

后漢書李元是后付住師古曰五侯在鳳音商相莽也

漢書李元是后付住師古曰五侯在鳳音商相莽也

此阜商燕露之孔區閣上已

後漢書周舉傳舉商亡日會賓客于洛水酒酣徒以薤露歌舉嘆曰哀樂失時殊好安去果卒

孟嘗雍門之琴也意物豈矣注久其篇尾

呂種孫福後知馬援神人

後漢書馬援傳兄子婿娶子種郭丁陽相連坐死以陽獄不娶子孫復出入北宮及王侯前第援謂司馬呂種曰自今以往海內無寧安耳但愛國家許子並壯子傳防未立若多通宿公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燕起有上書在以為肅等受殊之家久因事生亂慮致費高任幸之安帝怒乃下即和搜捕訴至京密相司司死者以千數呂種亦為女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收婢利我始信石崇東市

世說注孫秀收石崇行載東市崇歎曰奴輩利吾之財耳收崇人日知財為害何不早散崇不能答

竊問晉之儻人豈為不懼

以漢書馬融傳論登高不懼者骨靡之人也坐不垂堂長千金之子也原其大吹歸福所安而已矣物我易觀亦更相安也

彭祖之慎勸井為憂

陳靖彭祖觀井圖序彭祖觀井度以車輪以繩繫腰恐墜井也注言女慎也

是以稱疾空蒙威急歸田中

唐書雲威侍蜀王秀辟為祀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

尋友褚翠遊地出州

晉書褚翠傳翠字茂遠少知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間王阻兵外翠知節
難方作乃棄官遊地出州

裴潛識者去劉表言不依

世說曾公同裴潛知劉備其在荆州外以備才高劉表標位曰隨字文行何矣
潛亂荆州劉表待之為賓表潛形詔王舉司馬舉曰劉表死霸王之才而欲以四
伯自愛女長自乘遂南渡道長以

許都歸子久陶謙而早拈

以漢書許都傳到茂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幼不自愛遂去之後投揚
州刺史曰曲酒劉表于曲河女及陶謙果捕諸寓士

前至未考此馬吳門

王充論衡與曰孔子供上魯太公孔子東南至吳闔門外者或曰馬引龍則
指華指者

月日欠歸雲之度也

高書大傳舜時慶雲見于時石工和歌舜歌曰慶雲凋兮亂得之兮

孟嘗雍門之君也童牧監矣

說苑雍門周以見久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數來能令我悲亦周曰能令
悲者其貴及敗先富後貧屈抑損辱其可告乎今是下于孟之君雖有
善琴者未能便之下悲也雖然于秋萬歲之收高甚傾曲也整坊屋既以平嬰與監于植採者
鄒獨女足而勃女上曰夫以孟嘗君之尊若若是矣孟嘗君居逐涕泗妻臉周引琴而教之徐勣
宮徽拂羽角孟嘗君居涕泣增衣極歡而祝之

孟嘗君

工侍師三書

示書謂整艷盛明滅否陸子璋戒其必似

館

吳志陸瑁傳瑁字子璋時尚書郎整艷盛明滅否差苛三署頤風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諷瑁其書戒之斂不能行卒以致敗

性溫清濁太分諸葛公知其有禍

吳志性溫傳溫會稽典錄曰解姓虞後靈嘗歎曰性魚也怨才多智少事畢亦不安怨之所聚有虞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後長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嘆後之有先見初亮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牛馬文淵之教子

良師使好義不願使曾怒之教者不得從為僅勸之士而利物不成為教是也

古之教者良不智隨天下輕齊子所稱且序不以其教狗也

惡國貳子之招人過也 國強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

墨句羅威壞毘天帝志怒
後漢書楊賜傳汝南舊有鴻却毘君方進奏毀敗建武中楊曉承賜後方誠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王言尋而自落王上天帝怒曰何故敗我龍淵自後漢朱文利多致圍困時有謠曰賊我限者翟子威能我大豆我芽魁反子墮度毘當後誰

桓譚鼓琴宋宏不桀
後漢書宋宏傳宏薦師國桓譚帝令鼓琴好女繁於宏因之不悅曰悔于屠

昔者周之季以太守就實憲為后
後漢書周章傳初任郡為功曹大將軍實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表到冠軍侯處太守猶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意臣可越

儀亦父且憲叔房之叔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刻符大臣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章拔佩刀絕馬鞅于足乃止及寔被誅公卿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若宏以伏滔在桓府為辱
世說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置宴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其伏滔以肩何辱如之

今高幹失之為雄才
後漢書仲長統傳統自中郎為雄志而著權勢致四方連士之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語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若君不能擇人而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

却騰豈能好士
後漢書李充傳大將軍却騰置居情充原其後座必甜充除海內陰居不道之士可道不違厥有不合騰欲殺其說以因嘆云充拔肉于地曰殺士程甘于肉

此楊駿解王勳言不就

中周志書陽為姦毀陰取封侯為一危矣

後漢書黃瓊傳瓊為司空疾海上疏曰尚書周承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吳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楊炎為元載復仇

唐書楊炎傳炎素德元載學元載事元載謀城平帝復以劉宴勅載殺元載乃出宴忠州用慶功為荆南節度使誣宴殺之

盧杞與劉宴報怨

唐書劉宴傳盧杞使楊炎與杞俱輔政未半歲皆罷炎按楊炎傳炎用慶功為荆南節度使誣宴殺之

漢書此做伏令朝此不問直解

將令李廣丁大人全之直解

字史李廣傳陳宜中傳又為人較黠實佑中言黃鑄劉黻等八人上書攻丁大全

試陳宜中三反西度者

宋史陳宜中傳宜中三反西度者

而用之于步反而後不止一疏收請遠都大吏不而宜中痛哭諸之而乃命裝及暮宴

昨日族實參一賊必不敬與

唐書劉宴傳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元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遂

他年新林南之棺谁为李必印

陈思王曰帝大怒欲裂衣誓罪怒矣然亦以救之太重乃廷雍州司馬

左传

社三言在成虎

解此乃成虎信之匪也吳帝生帝信之匪也

指千夫者多病

漢書王嘉傳今賢敬公焯以私忠一家受千金往古以某者居手崇為此且諺曰千人所指者病而死臣若為之寒心

而况爭棋已禍伏西

得去禮及劫至倫廢后以治名譏于殿前將廢之妻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

穿埃已覺成東市

漢書晁錯傳景帝即位錯為內史內史府居太上廟埃中門东出不便錯乃穿兩門

坐立霍禹一闕將介折

漢書霍光傳霍光廢廣漢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天子博陸張禹第直

而王任之門徑美沸乎

唐書王任傳順宗立遷散騎常侍自乃賦詩曰見關公手昭容等當共愛感

門替若沸美而任尤通天下賦謝日月不關為巨極誠意以受於使不可出則候其

向一出安在于棧先立就決于事始

鍾而不知銅山之將崩

漢書東方朔侍孝武帝時未嘗言殿鐘之故且鳴使河朔立銅者山之子
山者銅之母子母相感山必有崩兆者故鐘先鳴也应在臣平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會
上書言山崩災異二十餘里

馬肉馬嘶而識主將必墮

館

口云羊欣自疏于桓元

南史羊欣侍飲為內史桓元輔政以欣為平西中書侍郎欣欲自疏時漏密京

荆欽自疏于楊駿

晉書楊駿侍殿少府副欽直死不回屢言正言在駿珧濟皆為害心欽曰楊文長雖聞
狂知人之名罪不可殺必當誅之得疎外可不與俱死不然頓首覆殺其能久矣

南史羊欣侍飲為內史桓元

刁約用事而荀邃疏之

晉書荀邃侍宴与刁協婚親時協執政權欲以邃為吏部尚書邃深拒之
尋而王敦討協邃与並及于難邃以疎協得免

義康用事而江湛疏之

南史江湛侍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惟湛自疎因亦外出乃以為武康內史

先生以晏嬰左傳、晏嬰者，平公五年，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人謂崔氏必殺之。晏子曰：

阮籍一曠、言其以籍侍，持嗜屠殺，尤好在嗜，臣能備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陸機允好遊權門、晉書陸機傳，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為人所推服，然好遊權門，與交濫歡喜，以進趨，獲機。

杜預多喜之朝、世說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去志至，皆在連榻坐，時有裴叔則、羊祜、舒、弘、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卿不坐便去，又杜預三荆州，帳下里楊州，志祖。

彼收師節元以重、上國身長，天傾臣一解，又節元存會黃巾，魁首，郡乃遊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據以師友之禮。

文快筆以光、董灼

班固並然、後漢書班固傳，伐匈奴，正務，燕山使班固為燕山銘，勒石。

馬融西第之公、後漢書馬融傳，為大將軍吳興，作西第頌。

務觀南園、記、四朝詞苑錄，陸游為節侯曹作南園記，節喜女附已，出所愛四夫人，摩琴阮琴，起舞索，公為詞有我上節，相及節之，失是南園成，節居楊萬里，為之記，許以振垣，萬里

曰：公之委記，不可得，節志甚，厚，改合陸述，為之萬里，臥家十五年，皆節柄，同日也。

按遊字務類

潘鼎錫令、詞先生皆苦者也。日魏志潘最宗元茂為魏公曾操作九錫冊文

而程忠盧全終累于王淮。通鑑太初九年盧全以石王淮第中遂預甘露之禍為仇士良所害

令程或傷于元稹者。唐書元稹傳全稱楚自檀文宗雅知之稹因自見寫歌詩至百韻律詩二方為五卷求

稹叔夜之刑文未絕。稹原俊文論不相刺答則稹叔夜為強則不結文

鄭書時之清謝難察尔。漢書鄭當時侍學帝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郡存

中台圯而彼不知。晉書張華傳華為司空兼中台星拆少子躄勸華迎位華云天道元遠當靜以待之俄

弟門壞而彼不悟。漢書信幸者賢侍以弟弟成功堅其外大門年數自壞賢心惡之

朝夕之間一節入北軍。史記呂后紀太尉欲入北軍不得令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入納太尉北

飄風失其儀。南史始安王遙光傳先是遙光被召行還入城風飄儀繳出城外遂被誅

令程或傷于元稹。唐書或傷于元稹附合情法合全亦惟自傷于上以痛揮之曰道從河表還喜于

蓋勝指合新楚一輩人

一思律謹多文 晋書前趙劉載紀淵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信常御隋陸身武律謹多文

德博望不学 漢書法駕侍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亦當駕轎空法侯使往女皆歸博望侯

志者夫是颶發輒与車下人語也 魏志管輅傳輅見何晏於颶晏謂輅曰聞君著文神妙試為作一卦位尚至三公名輅為占之戒以小心冀之之福之仁颶曰此者言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還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与死人語何所畏耶后十餘日晏颶皆伏誅

今日一勢為禽息則吾國不爭 漢書杜豐傳禽息是吾國碑首不恨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著百里奚字

為廣德則止車而血 漢書薛廣德傳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奏去乘輿乃免冠頓首曰宜從榜治曰矣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便門矣上不從

列瘳也 何氏抄林唐武后時宰相楊再思曰入朝值一重車出西門道骨牛不前御者罵曰一辟瘳宰相不能和同陰陽而令我行強死此幸若再思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噴他宰相

禪獨生 凡漢書單超傳超死後四侯皆權天下為一後曰左曰天貝獨坐徐卧席唐兩墜左曰後凡漢書單超傳超死後四侯皆權天下為一後曰左曰天貝獨坐徐卧席唐兩墜左曰後

使范睢一言不梯侯先牙皆降 國策范睢謂秦王曰今太后曰重侯侯用事高陵空陽位侯先秦王此彈島李先王執也臣今見王獨立于廟朝矣臣恐及世之有秦



國者非王之子也秦王懼于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按高陵涇陽穰侯之弟

石顯一徙而充宗壹友皆安

漢書石顯傳元帝出册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遷官歸故郡顯畏道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皆顯為官皆廢罷

列一筒一紙百世一史也

世說陶侃傳侃曰吾威名已著日事道兵但函一函紙目三身

並後借荆州一布帆

世說顧長原為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借給布帆顧苦求乃得孫王被家曹風大賊作賊與殷地名破家真破家亦出行人安穩布帆之義

候秋凡一燕菜

世說齊王東曹掾在洛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

蘇司馬以下者英

宋史文彦博傳彦博富強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日九老會叔華置酒賦以相樂序甚不序彦博出重繪象其中詔之洛陽者英之會

為白崇天香山九老

隋疏類書白崇天刑部尚書致仕年七十五會故洛州司馬胡果等合之日九人飲于履道里皆有歌詠能之而崇天自叙其素曰香山九老

卿原曰公臣不子家宰月在不奉世子

世說補叙文帝為五安中帝崩家宰如雲卿原不往曹公徵使

次書七月日重輪崔豹古今注漢明帝作也世權其曰海重潤宗人作歌詩曰日重光其日月重輪

而不為朝陽一鳳鳴唐書韓瑗傳內外言為禘將三十年時帝造奉天宮李善感及此疏極言

趙昌調佞殺害鄭崇漢書鄭崇傳尚書令趙昌調佞素害宗知其見疏因奏崇宗族通姦有姦請

汝高帝師少當畏王鳳漢書張禹傳成帝時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高

必有助矣生而權乎朱雲漢書朱雲傳安昌侯此高帝師位特進雲曰今於廷大臣皆尸位

上不至賢臣漢書王鳳傳離疏釋騰而專其自榮以王褒釋屠屠而來

談忠臣義士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嘆書尹勳投符而嘆

一疏符漏馳念宋王禹偁有待漏院記深與

治平以此下獄而死

盤

漢書張禹傳

成帝時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高

帝秋方尚征學敬聖師傳而禹與鳳並領尚書事內不自安故病去書乞骸骨欲退避

素餐臣願陛下方斬禹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此

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死不敢御史將雲下雲焚殿檻

折于日星左將軍幸廷免冠叩頭上竟解

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嘆

上都憲師四書

先歲二書兩家與答一書不報寒暑爰思昨閱邸寄知先生晉升德憲嘉

極無賦以伯馨為耳目之友唐書幸恩廉侍進御史大夫性善談顏色不可犯或以為謔答曰耳目官固

以君牙為股肱書有君牙公高通雅伯馨即伯馨之印也

露章傳劍白曰陸白漢有為揚州刺史西華奏三石長史必受西華策漢書朱雲行雲曰願賜上方斬

去佞拔山傳書劉向佞用賢則為石去佞則為拔山也陰陽之調不亦難哉

躡嚴相之一捷西華嚴相為日子名世著疏東樓明史都應龍使時嚴嵩用事攻之者輒得禍相或莫敢言而

除秦門十客在生時矣雪華在慢鈔秦相十客有新知運逐客吳益姤害等名一捷也

霍雲家倉猝日上客之佳吳其王侍師者從新各徐福其人注

鄧君章奏書一時狂人膽家臣傳書鄧惲侍惲字君章西華言王莽時君章有命不可遷故上天

告狂痴惲瞑目思日所歷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也既緊念故日出

精人膽落 唐書溫造傳李祐
發奏祐股斬行流日今日膽落 溫造傳

唐書溫造傳李祐打金盃達後祐以事夜入蔡州擄吳元濟
未忘心動今日膽落于區 御史矣

夫權傾天下不疑功蓋天下不忌侈窮人欲不貶郭汾陽所以當之

唐書郭子儀傳權傾天下不疑功蓋天下不忌侈窮人欲不貶

儀禮比于蕭何封邑比于鄧禹賞賜比于霍光梁伯卓比其人

漢書梁伯卓傳卓字叔孫有援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于是有司奏異入
朝不趨劍履上殿焚湯不名禮儀比于蕭何增封為四國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采帛車馬比霍光云

今者賜步挽以寵尉 北史魏宗室武衛將軍 尉 尉 步挽 步挽

借昭光而避暑 漢書孝元后紀成都侯商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 注第中大殿行

珥貂插犀決奏于休原 南史昭明太子薨夜召九休原大百屋公立於原珥貂插犀奏決于休原始其時人為兼天子

南面黃綸盡勅于沈駒 南史齊帝紀齊紀帝於沈官者崔龍駒有司相與命帝居舍中殿

侯安都供帳稱觴 南史侯安都傳安都自以功安社稷漸驕於帝帝遂欲宴之又啓使借供帳於侯安都
其母妾于御堂歡會帝許其請甚不覺明日安都坐于御座侯安都居位稱觴上壽

韓侂胄何事升黜

宋史韓侂胄傳時兩和國門對號相若善謂曰韓汝思欲專大功君豈非得帝度

兒一斑矣

正善王獻三侍門生輩曰此即亡家之規約時兒一斑

合者以力以攻傷子為言且云偽受今日家為逆受即跡遂受得罪去去久一則一禍所由也

驚先避則侯林江都

為善侯幸歸媽信江都王朝臣上稱上林中天子車

着黃衣則碎呼弟歲

數江都王注兒為天子辟位者伏福道乘媽疑不見

凡此故事略在令閱



而且林有恩對策言為善復試

唐憲李林甫侍時帝治天下有正善者得指職就選林甫恐其對策或

元載林有司奏事先白長友

唐書元載侍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務好對策有司取正及請其擬授

唐書元載多司私黨異聲臣論奏請自今論事先白長官始白宰相詳

前者鮮于訥南詔大敗國忠

舊唐書楊國忠傳國忠者閬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

史合平精兵為討南蠻占雅恩戰于瀘南全軍

陷歿國忠捕其賊狀叙又載國忠

唐書元載多司私黨異聲臣論奏請自今論事先白長官始白宰相詳

唐書元載多司私黨異聲臣論奏請自今論事先白長官始白宰相詳

補上南面黃綸五救于龍駒之手南史袁法真傳祭於駒以便葉見龍帝為龍駒置嬪御帝任

劉洸為夏人窮追黃隱以提報宋史黃隱以提報宋史謂以兵博于蕭淵可制夏人死命遂大將帝與

今復使王衍營三窟一計弟札敦戎晉書王衍傳行羅唐守輔之重不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復東海

命謝元督淮上軍人皆老穢王衍弟澄為魏州族弟敦為丹州因得澄救曰弟不在外而吾當此

世說鍾原伯與謝元無深交元北征召老穢起其不振原伯以此名必能戰

姻戚若樊麀卿父子晉書外戚傳序樊麀卿父子漢書外戚傳樊宏字靡卿為人謙柔異快不求苟進于儻字長魚謹約者父風羣

竇廣國之父兄有或人哉推東京外戚之首又竇太后兄長君弟廣國皆退讓君子不敢以善者誘人

汪

褚裒國戚程謙大權于會稽晉書外戚褚裒傳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劉遐說裒

日會稽王會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于是固辭歸其德

朝野稱盛德焉

王慈封侯能避恩澤而不取晉書外戚王慈傳慈以後父封建昌和侯慈以恩澤賜爵以非三

令則受爵天朝拜恩私第世史王顯傳言于帝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干紀又武出入辭讓宜

雖吾荆州十郡女婿晉書劉宏傳朝廷以百侯降為襄陽太守陟宏之婿也宏下教曰若必姻戚也

安用謝安一半門生世說謝安在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于田中息戲悅不悅告宣武宣武云且為

入握經者指為終南世說補司馬承禎中還山慮藏用括終南山以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視之

至吳門者生年輻輳南史衛尉朱異嘗朝用車馬填委有魏郡中表者好危言高論以恃權右嘗指

蔡義可制居並霍光漢書蔡義傳義為丞相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

閔播不言儼然盧杞唐書閔播傳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意手制因從容言播材足任宰相

運掌不賤吏富于季孫後漢書朱暉子穆傳穆廷尉大學生劉向上書論穆曰當令中山道習于握玉爵

口含天憲運掌則賤富于季孫呼吸則令顯伊化為樂路

咳唾而爛羊黃為郎將李百司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故得書劉元信而授官爵或者腫庖人長

服命次于尚方魏志曹爽侍服飲食車服擬于乘輿尚方珍玩充物又家

園林侔于暑殿晉書王國寶信國寶駑蹇不遵法度起齋侔于清暑殿帝薨王僭位

膳夫庖人繡衣錦袴後漢書更始行其臣授官爵皆羸小裳暨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繡面錦袴稽顙

珠德玉押秘器東園漢書董賢位及至東園秘器珠德玉押頭以賜賢每不備具

德女款迹其在尚雷毛髮洒于奉冊唐書宣宗皇帝將崩時李德裕攝冢宰奉冊曰既罷帝

芒刺生于驂乘在此时也隋書齊宣帝初立及將薨芒刺生于驂乘上內

子又有猩之死信崇差射猩之猿形人面容顏端正在封侯之石之間百十為羣共相語云

以此皆之猩一見乃知此已及先祖先姓必呼名當曰好軍故設此以泔我亦法底于我之何愛

子亦乃為此我今捨尔而去尔將奈何脫而羣尔歡飲竟致拜倒取服而着人乃掩羣得之

虫、負驢呂氏春秋北方有獸名曰獺鼠前而兔後趨則踏走則歎常為虫之距虛取甘草以食之獺之有患

害也聖之距虛必負之而走此以虫所能托又而不能

寧意五鼎

漢書主父偃傳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

甘真萬年志

晉書祖暕傳暕中夜起曰丈夫不能信芳百世要當造真萬年

為一朋友哉

揚子翁又用朋友助也

都憲為學御史大夫三公一黃居丞也一次在將軍一右

允梅福上書

漢書梅福傳福為南昌尉去後福上書是時咸帝委任大將軍王鳳

申屠封策

漢書申屠剛傳剛功勳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剛帝疾及舉賢

先生乘徐案瓦能出朋一勢漢書徐案傳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去朋不在瓦解

為一賈誼流涕一痛哭一奏漢書賈誼傳臣竊維時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可為長太息者六

捧日天门

魏志程昱代堂夢登泰山曰白太祖

徒甘新曲突

漢書霍去病傳霍去病後徐福上疏言霍去病感且以時抑置母使臣亡故霍文謀弒而告霍以正

書

漢

或不主然臍漆首

蘇離記思華卓墓年市体素肥甚饒守吏瞋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爇之連日

殉以厨車

漢書劉屈氂付屈氂有死有司奏請掘驗死之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厨車以殉要斬車市

志不致勸喜蛇迎

因话録河南甄尹温裕以陳討受項事於彬州司馬冬之得書先尚書温業以書報云德府欲

取爾作侍御送裕日聖教下置忽不符言云宰相右史受之者音耗矣一日有鵲若于屋其若

苑千帙睡

拾遺記沈氏之母好夜宿不之出乘軒于江浦之際忽有白蛇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為吉祥向妻巫我

兩宮者八議之恩

按晉書作數睡臣

九卿者十省之位

左傳若叔向極也十世宥之

为昭平豫贖死免

漢書東方朔傳林慮金主昭平尚武帝女夷安公姪林慮病以金十斤贖于萬為昭平豫

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平昭平日驕醉殺公主傳其繫廷尉獄廷尉共請左右為刑入贖

使曹爽不失富翁

魏志曹爽得真符注魏文看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

而陛下許之皇帝曰吾弟老有耳是子死以賜我于是為一垂涕良久曰法會先帝所告因弟故

貸爾朱援又牛刀

北史爾朱榮傳云五日且榮與天穆同入其日大欲草易帝在明光殿東序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床西北小床上建榮見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斥駭向御

座帝榮歛色帝持牛刀斬之又稱帝曰豈子若過今日後不可制

寬字文遲其玉璉

魏 後周書時國事皆晉公長安分謀弟兵術盛于宮闈諸子貪殘恣橫周主每于禁中行家人禮至三引獲入謂太后曰太后曰路賢慶諫不初因出禁中酒博授之曰卿

則先生履躬事于太山之

也 魏書劉向傳以下有太山之要則上有累卵之危 吳公主為諡公主并考文帝女也勅云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

我國朝承恩三年御史郭瑋奏大學生明珠七款朝中一疏夕命三禡

載在典章 是訴成史 心知 成藏書室也 大內有皇史宬 是朝宗錄 秘典

昔本漢宣帝知霍氏不善早在民間 漢書霍光傳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善感日 久內不能專善

厄代宗收元載端目盡出禁中

唐書帝收元載王縉鞠之間端皆出禁中按問端終令言以向之端自口所當款也

而况我 今皇上月 離明雷霆震出 日新卦書於以既子正象曰雨作難震卦居雷而

至今不劫而先生嘉謨嘉猷曠官曠位一躬尚然矣

夫事一急者不能緩言心一忠者不能便聲 後漢書劉陶傳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後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高帝寢刺曰投書迫也 後漢書高帝傳帝為所生游太學有稚才而訥于言嘗從馬融欲訪大我融瘖不獲兄乃寢刺遠馳心書

劉陶驛馬而上便宜汲也 後漢書劉陶傳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愛政崩亂後上疏曰臣前驛馬上便宜絕此

景楷柏書生 崔鴻上國春秋前涼作茂行時劉曜遣使攻梓潼至景楷參軍馬友勸茂親征祀禱曰安安言宜斬及曰已公書生楷柏刺舉近才不復推國家大計

都養弟子 漢書思寬傳持持志意盡孔也國負之必不用若為弟子都養時行債作弟一徑而鉏

以枕膝感孟孟之恩 漢書儒林傳孟孟喜好自稱養弟易家侯家孟孟許言師由生且死時枕膝躬侍

故谷被露楊軻之魄 晉書陸遜楊軻傳帝卧床病甚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軻以芻藚鋪好奇之士也造而後軻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矣之軻無驚怒云狀

不知廉頗嘗失勢之時 史記廉頗列傳廉頗之免兵卒後也失勢一時故容若去

故为播尼作安身之论 晋书播尼侍尼性静退不競惟以勤学著述为事著安身论以明济字

仿引嚴郢以嚴楊矣

唐書楊炎行野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羅女子宏業賕賂服蔭故把引郢为御史大夫按之并得過按托盧杞也

假使準以傾劉宴則允仁在之用心而事之緩矣

唐書楊炎侍杰劉晏初載已坐姪乃出宴忠州用使準为荆南節度使詔宴殺之朝野側目按劉元帥也

劉向日執狐疑之心者未諉賊之口持不欺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唐書劉向侍上封事曰諉邪之所以並進也多疑心未執狐疑之心未諉賊之口持不欺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若彼相居累卵之地而為國太山之憂矣 唐書劉向侍事勢不兩方王氏与劉氏亦且不兩也以下有述

為朝露之行而猶思侍世一切勿法先生以是書上之

漢書王符傳其貴忠痛曰古者貴戚而欲任其私知竊弄君威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也

漢書王符傳其貴忠痛曰古者貴戚而欲任其私知竊弄君威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也

彼相身步披鎖甘服上刑

以漢書高祖信為鐵冠披斧鉞諸氣
至聖子連孫侯者服上刑

迷王雅一生平書生膽大

北史王雅侍伊苑之戰雅為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我不滿萬人實難與敵但相公
徐鉉詩書生膽氣人雅信遠俗歌謠主不聞

題曹公活字相國門寬

世說楊德祖為魏武為侍助作相國門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
楊欠即全懷之所為曰門中活字王正極曰大也

下塗馬知水補注

晉書王濟善解馬性嘗與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
便渡

湘江圖

神武服行邊置計京嘉大
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
據甲出戰水回披靡又從戰
芒山時大軍失利將皆退雅
獨拒之敵入見又與相步騎
殺進雅左右奮擊斬首
九級敵眾稍退乃還用文
嘆曰王雅舉身忠且膽
也

与兵付周石芳先生书

西周谓别承以者去尺膜介交淮南盐榷承以细生出受等属河隄水工

良士阳鸟恋南 书 阳房似屋古语十九者胡鸟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途士马知水 非 得道行山中无水阻册曰蟻冬居之阳夏居山之隄 蟻壤一寸而仅有水乃掘地遂得水枋引用有候

缘是未说却江先道昨六日兄相圃为老于河讲行臺时也

甲蚡祝水 任田蚡为丞相食邑居河北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是事未易人力强塞之是久不浸塞也

近年之策太多 美善事也老庸人近年上善河出禹穴在中原注海是共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 按

汲黯注河注又 卒结输 中蚡治水 卒结输 任田蚡为丞相食邑居河北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是事未易人力强塞之是久不浸塞也

汲黯治河 守多病卧内出不能任朝事上召淮阳吏民不相得吾特得君重卧而治之

淮南之病不减 身死服新刺甘丰并及豫易淮水太守唯谢不啻上淮水重卧而治之

命寓河干恭候季下九月八日伏聆 访旨不準人員納草投効

相如慕黃霸史記司馬相如傳以此為郎 漢書黃霸持待後入錢堂及後入穀院始別補在焉

一、郎、賞未等史記司馬相如以此為郎 史記以此為郎注

買臣學西施漢書朱買臣傳買臣負薪賣柴妻劉氏怒買臣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 吳越春秋越王得苧蘿山鬻薪一女曰西施故以采薪召于去城

半肩之薪莫負史記河渠書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城

斧珠析柱國策蘇秦之楚言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 是國之危安乎王裁者乎桂得斤誰以久為鬼王誰以尺

遐想龍門以天帝今臣食王餐柱因鬼見帝 書禹湯禹等以石及至于龍門

背阪面隍

積傷蟻處韓非子喻老篇千丈之隍以蟻蟻之積

罄十九年袁闕土害之情林心母老不宜遠遊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 潛身十

八年

懷利彌衡已逢黃祖

以僕書彌衡傳云其尚高儀建安帝者適許以陰謀一刺段亦之臣之直至于刺字慢滅

嘉慶四年以師門若帶一掩

司馬相公于虛賦吞若雲夢者九於其自中曾不若其

車及塵囊一垢

世說王中郎亦林公抱不相得王謂林公抱林公道王云其腹所恰輪而事不接左傳

錯書舉燭

非非天新人有送燕相書者謂持燭者曰舉燭因誤書舉燭遂相愛書曰舉燭知高明

誤點飛蠅

吳錄曹不與過屏風誤墨點法因就為蠅吳大帝謂是且蠅以手彈之

逆車轉蒼福一碑

墨客揮犀范仲淹守鏡州有書生自言仇寒時感稱蒼福碑直于錢范為打于本紙墨已具一少當其時該日有客打碑上蒼福字人歸福上揚州

忽破太初之柱

世說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不限已佳神色無改書亦如故

嘗且三時也腐鼠成鳥欲止虞氏

列子雲夫為星三富人必錢帛之量財貨之豐登高樓於大坂設

及兩輪魚而失死矣高適望天有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梁之日久矣而嘗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吾且立謹于天下請共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眾眾積兵攻虞氏大滅其家

更生：傳虞監手抄唐書虞世南傳高祖崩詔世南一得虞長陵故事于是程殺峻暴人方告疾世南

會稽：碑在雪背南史范雲傳竟陵王子良為令楊太守雲由主簿因登春堂火有始皇刻石古文三由韻人多作兩句後之雲曰下以當後史記見此石刻文讀：以流

我使劉歆忘口嘗說莫不漢書楊雄傳贊徐也帝曰雄受大元既劉歆七雲觀一石碑曰空自吾今學者有福利也

雲：融飛書後陽侍寫矣漢書富貴顯傳融其德器書者以故帝易曰帝報書曰位天不來者寫將軍所

之：此昭其面醜不勝劉白西京雜記上按國以昭君行及去名兒親為後宮第乃窮按其事極工有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人楊生心善畫尤善布色擬育亦善布色同日市市

墨：羅書多未免眩唐墨子子墨子南遊使衛國中載書甚多旋唐子兒曰怪曰君夫子教公尚過曰掃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其書之何石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且佐相天子其修玉于今羅士為君上之書下之書農桑一難安敢取廉

此：朝發書為益夕見七十士東坡文集李鴈字方叔以文見知于東坡東坡知其學欲收之既而下第作送

此：東坡文集李鴈字方叔以文見知于東坡東坡知其學欲收之既而下第作送

此：東坡文集李鴈字方叔以文見知于東坡東坡知其學欲收之既而下第作送

此：東坡文集李鴈字方叔以文見知于東坡東坡知其學欲收之既而下第作送

此：東坡文集李鴈字方叔以文見知于東坡東坡知其學欲收之既而下第作送

承叔備五書而特通書侍者也因學化閱歐陽公五代史不為特通立傳劉原父後之云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李白曰千鈞一髮每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古能效矜者種之復上哉

冠一免而貢禹不彈道傳正君心者多矣每彈冠者禹也千鈞一髮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亦承恩祿用安能效矜

門一杜而巳騰不出晉書已騰侍除即出去官還家蜀此軌徵之為日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女可開矣又漢書

豈以吹簫歸去國策伍子胥乞食吹簫于吳市

仍居晉相之城蘇州是蘇州城為吳王城心在晉相城因伍胥命為吳王城

序下春未吳越春秋伍子胥營吳城象天法地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象地八統

終守要難之家段漢書吳陽侍賜李英于要難梅崇咸曰要難烈士伯高清高而相近

妾彩言寫唐韻而賣錢墨莊後釋義裴師侍尋載成都女似吳彩寫善書小字空書唐韻

韻藻之

在檢書處

羊曇西州之痛矣

世說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太傅曰後行不由西州路常由石頭路吟唱不覺至西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慨言子建生存差足死至西州門山邱亦慨哭而去

牛中不辛未以束孝子拋字

重踏燒就舊路也 句以同兒錄金雞龍門雷為燒尾乃化為龍

昔有勸李賀必居進士者不李賀不從 韓愈詩新愈與李賀書功賀是進士者其環

此李者為死後不察李也

之有勸李維翰為舉進士本而維翰不從 五代史李維翰信初舉進士主司惡其與李同者勸不必

良士左思濶上歲三篇 賦業緒考考左思發作 渴却構思于稔門庭唐國皆著孝禮得句即疏之

素席馬前年九紙 世說桓宣武北征去表歲時從被責免官會頂霞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

蓋植香十上不行 國策蘇秦曰長居香十上而說不行

實陽嶠八科皆中也唐書陽嶠傳陽嶠與先北平人共看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嶠八科皆中調將陵尉

考郡國舉士皆取少年能報恩者宿大德多夕之厭真

良士四十五歲矣尚能夢中呪柱字北史楊休之傳夢見一桐柱味為蓮花形休之位西北登二柱礎上

馮厄九十負舉良漢書馮厄傳武帝中位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

厄都百歲居然待詔史記治歷者凡于符人方士唐都分天都

未必也也舊年都下漢先生山西程武詔三朝考國東方朔王交德等皆待詔金馬門

人則郝隆滿奮君自之高才世說王夷甫云問即也後于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冲最先生

文則橘柚檀梨之為此美物世說桓元問劉太孝曰何以謝太傅劉答曰高太傅深又曰何以謝白身

加以攀安提第世說或問林公州柯為三謝林公故當攀安提第

說項推袁山世驛考項斯江蘇人楊登廷問愛斯之才贈以詩曰平生不解病人善到愛達人說項斯

幾之字曾凱下第欲為金三稜完

館

世說桓宣武命遠度伯作北征賦既成感嘆嘆今時王珣在坐云力一旬乃寫字足歎乃在表巾于座據孝益云云感不絕于余心并流凡不獨為桓公語吾為今者乃不以時事推遠

王康愛才亮与門生擔飯系

其雄記曰王康少岳操有門人為本初所後亦後為嚙康白錦世不足以身為德不為其差也嚙一河益且者不担草也甲年乃步擔乾飯兒

負監教門徒怪者于好之要即合為父之整不出迎之于門康乃下也至王生取整折而立云門生為所投故未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今即放散其門生也為耻

良士胸中紫棘大半是國家經房之卷

蘇城以江州早受命紫棘五年平生世說深公云人謂康之規名士自中紫棘三年許

夢裡江湖

小試六台世農桑一具蘇軾詩發梅牙藏三萬劫願乘小是試牛刀

無事相考杖策不遇農之及于淮西

唐書相者侍郎者有能橫世子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激兵者杖策詣淮西行營曰請裴度其言頗得

天子不許入鎮可掉垂下之者力甚不單在指送也

馬周年事不忍臨常河于幕府唐書馬周傳舍中郎中常何家貞中詔百官言得失何以武人不涉若周

款黃河積石難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莊門蔡沈集傳河自積石三千里而發至于莊門

思睢水粟沙計名上西楚霸王項也廟碑曰

乃復道遠河上徒賦清人見詩鄭風

蔡陽亭亭名唐書馬周傳舍中郎中常何家貞中詔百官言得失何以武人不涉若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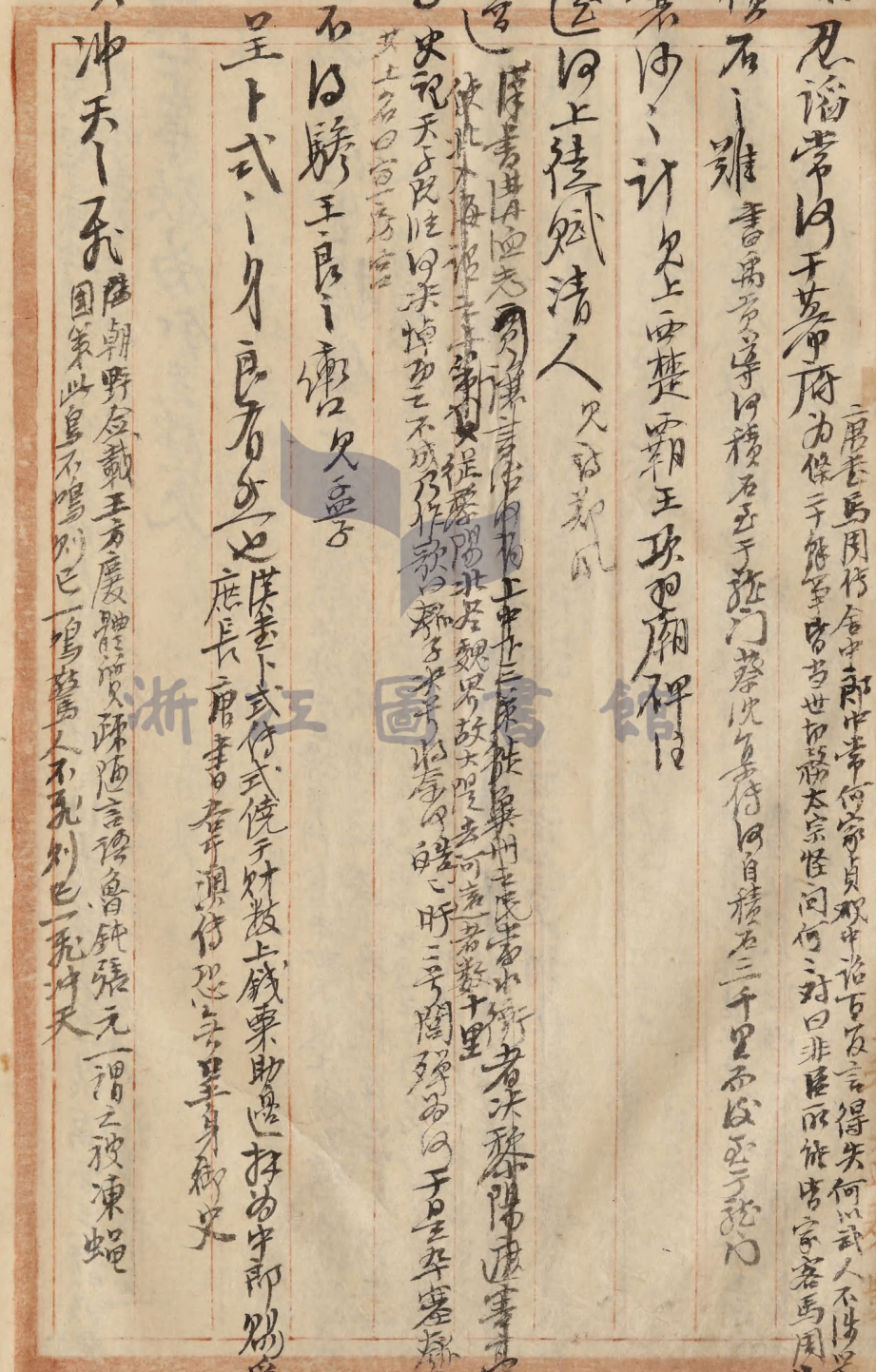
空於鄒子史記天子既往曰未悼也之不成乃作歌曰鄒子才高心曠之時三子閭殫而河于日三卒塞鄒子

是又詭逆石曰驍王良一德也

吳途不能呈卜式一才良者也漢書卜式符式使于財教上錢粟助邊持為守即別爵左

凍繩不與冲天一系漢書此皇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死則已一死沖天

漢書此皇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死則已一死沖天



進竟不叔夸父之驟南齊蘇武嘗以人腊長未許眉自弄之楚具我澤為健僕

仍歸舊院有地時志

欲上揚州喜錢跨鶴殷若小說有客為言而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資財或願騎鶴上升

祇申悵但馳念焉和不宜

浙江圖

國強值後國人長三尺短之

留之教兼行与诸君子名垂日佳因法古者自行謙虛歷統野馬只向遂法公子嘉於括學
而後治世一物



浙江圖書館

子命上中思之狀
唐書唐子差隋宗人補修時
多編評述初以爲降賊
取工佳興六子也
破陷史越前十年
被

李翰上性巡之狀

唐書李翰宗人翰侍時多媚性巡以為降賊自是翰被陷陽引中翰若宗未及知翰為德不偏同素士之詞翰不取趙惟陽取江淮也城陷久執高子年核詞

精黃白日進烈意加焉謀去罪巡以令人愚巡守免屋窮痛之帝大風慘若四
浙江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神道碑

公江失初及甚以雁落山莊謁公于双崑山別公之指徑尊而誓曰子知老夫之在水

師乎蓄蓄吾者傷心急死者喪勇

事成身議則劉向不女多陳湯之功

漢書陳湯任湯既殺郅支單于還論功而蒙不行宗正劉向上疏爭之遂賜爵為關內侯

及死者究知李翰為我上性巡之狀

唐書李翰性巡死節雖陽人媚女功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華之于翰狀傳巡功狀表上之帝自之感悟而巡大節白于世我士多之

適日某以進與送松門路人藉之謂公已入山中潭舟飯門

淮南子堯使羿殺九嬰于凶水之繳大風于青邱之野

吏民哀之不知公之存亡死所也

興國編要合寧波府鎮海縣亦曰蛟門

某笑曰將軍死矣全名為上全軍次之全身又次之今而及將軍之原為神將軍之卒

為靈由軍一寇殲收軍一海平夫蓋以成原士有日黑巾洋一我逆風攻帝

費于破穿之日常州洪亮吉為公墓誌云公我績旌功壹贈一典周禮男巫注堂贈祭贈于壹也

詳且悉其諫不恤、痛史及于公未忍乃日实可耳败状心公死志为文以表之

日於其以浙南鎮協、不撫率也故授公为統帥以抄郡軍火、不名供也故許

公以專調改、節度我公者

館

六第以谢安固基助所元破勢晉書謝安符符堅百萬决肥准安命駕出別墅与謝元賭若賭別墅

寇公飲博慰其宗怯心宋史寇准侍帝在雷州行在雷州北城徐使入視準向为方与知制誥楊億

技南塘察榜下此人世說謝公時在鄞通長安近雷南塘下海船中或欲一時搜索謝公不許

登首級實國洲實數魏志國洲侍田銀等反于河間破之凡破賊文書存以一為十及洲上自級簿

如其實數太祖向以故洲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表其功且示

民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洲實耻之

急則嚴助、救東甌斬一司馬漢書嚴助傳甌越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以為勢危位不欲去席

符發兵乃遣助以節臨兵會稽會稽守欲拒法不為發兵助乃斬

一司馬以商意自逐兵救東甌

援則法雄之追海賊降五景冠

法雄傳海賊伯路等三千餘人冠五梁冠佩印殺寇海原九郡以雄為青州刺史討降之

柔以遲以武五間一謀孫子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函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女道是

臧官援賊一計

及漢書臧官傳妖巫單臣傳熱等入厚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手置黃官收壯平國之賊殺命多殺攻不下至平死後時明帝為東海王獨者曰妖巫相劫勢之立中必有悔不效若但外圍免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逃則一亭長忘念命帝即勅官撤圍後賊之乘之救遂

如是而公以茲博德一梅

船新屋鎮等

馬仙琕一生死

南史景武名琕臨川王琰所署將軍侯景宏畏憚不敢進言琕欲滅班師呂僧珍曰知非而退不亦美乎宏且我亦由茲馬仙琕曰至安得以此因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進死一天多退生寸

擄奮出水

搜神記齊景公後河龍銜左驂古冶子拔劍往之斜行五里逆行三里至子欲柱三下斂之左手持龍頭右手持左驂燕躍焉擄而出仰天大呼逆浪三万步

漢沛縣山

蜀志嚴顏傳顏守蜀巴西郡向在將軍劉備入蜀顏撫心嘆曰此所為誘虎登也

魂遊天竈

吳子無當天竈言常就引天竈者大谷之口就引者大山之端

一山當背四壁皆天

補下因山為壘至賊解志後援軍拒高乃將圍轉壘起山以臨城則將精兵要城而入

出下策不遇生降初長圍便成死地

世以周仲智以蠟燭火擲伯在笑曰所汝火攻固出下策乎

公因山為壘以逸待勞

漢書趙充國以此逸待勞兵之利也 南史宋高祖武帝趙廣固王泰答趙拔城乃設長圍以守之 漢書信守信且兵法不曰陷之死也而後

遊不周一夜之風

淮南子闔闔風至四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存乎

了傳首葦葦街之了 僕者陳揚侍斬郵支首及名志下宜懸頭葦葦街

莊為怯步開一面圍者

後漢書耿种存侍食討此步之向之乃使女弟蒙邑軍麾下又分兵屯祝所別于太山鍾

釣揚公營八日擄午

後漢書魏存魏捕揚公圖于陳浚曰有兵其都督當八百即破賊已不果

何圖可敗垂成功墮執計

後漢書魏存魏捕揚公圖于陳浚曰有兵其都督當八百即破賊已不果

閩督以詭駒盡救之

南史齊帝昭畫記帝寵官者後詔命帝居金華殿南面書勅左右侍

飛金牌十道之書 帝吳岳系侍系代金印垂成而秦檜欲自金印和飛班師一旦奉十二金字牌至不自已引還

以辛昆軍門之威 晉書宣帝紀晉書宣帝紀 孫葛亮復表挑戰帝出兵亮三辛昆杖節立軍門帝乃止

為甚使封刀之嚇 南史王真侍與子彭凶暴顯以漆匣空候在船中因相詎之羅夜封刀斬王彪

日不三竿檄凡四下 蘇軾詩腫腕曉日上三竿 陸希聲詩萬古齊州烟九點 五更滄海日三竿

詔公今日不我則胡達先斬監軍欲誅之乃先殺其妻卒逆執監軍御史斬之書待完武帝不問由是顯名

詔賊今日不擒則壯賈必誅大將史記司馬穰苴傳穰苴為魯軍穰苴曰壯賈約曰旦日中會于軍門穰苴

支伏波死西域要胡反漢書馬援傳援既卒耿舒占先奪書曰伏波數西域要胡

豈肯盡死不進 是失利

沒朱蒙死何伯外孫烏能魚鱉成橋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者出子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何

伯女為夫餘王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始有異志請除之朱蒙

母陰知告朱某曰國將害汝以汝才名且志遠四方朱某乃與烏引良老等三人乘夫舟東南走中道中道遇一大水欲濟朱某天降人追其急朱某告曰我是河伯外孫今日追兵垂及奈何于是魚鼈並浮為之成橋朱某蒙河渡

勸公者詔詔書為可封還其文及山之穴牛制

扁此法苦河地祭凡

何文隱林所為元人與宣帝戰于陽水者女曰中執白羽扇指揮三軍
蔡風相微調兵

術少穿邑無人嘆火

巴日臣本和成初失火臣故困是為兩以滅大信以知書問成成都答言以巴奉

徒以大海為瀆則

宋史寇准傳王欽若謂帝曰陛下問博者子博在輪廣發者乃蟹亦有出之謂之孫注

我以水軍為孤臣子

李璣最德真字

公所眩怒曰此為生靈者

將皆欲國之布惟

不以此死走遠矣

晉書宣帝紀遠至赤山岸乃知其死

于是温序銜鬚

温序為天投射行都

三章邯畏曰

三章邯畏曰

雙牛三震

軒轅黃帝傳東海流波山得奇獸名曰雙牛帝殺之其皮冒鼓擊同五百里今軍士吹角為

海中皆飛

舊唐書李密傳其文列海中羣飛

盤弧一麾

左傳郭伯綏許穀考取盤弧之旗以告周厲王

天風尽黑

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齊書加志黑風山在西北八里山側有一殿秋冬時去黑凡

悉呂蒙購

辦精兵 吳志呂蒙傳伏精兵于購辦之中使白衣搖榜作南齊版畫夜而行

鄧黃祖檣

檣大纒 吳志董襲傳討黃祖檣兩檣守防品檣檣大纒繫石為釘弩矢兩下繫突入

露槓冒突

去長但 吳志黃祖傳若直進槓船冒突露槓數千艘巨並船名

擄桓枋單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將任滿田戎等將兵數千人乘枋單下江臨岷田陽等遂拔黃道夷陵

刀揮大斧

宋史劉錡傳時兀朮兵皆重鎧錡以鐵鑿空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刃深入

約以孫權前泊船平

吳志吳王傳注欽昭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齊發箭前看其船船

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前均船平乃還

必为留胡 披髮叶天之戮 吳志云峻位任吳志留胡胡必先披髮叶天因抗音而殺胡云云

環槍裕恭 必速死 左侍昭十五年世帶與越惡朝吳之在吳也 游于蔡之而逐之日吳蔡蔡必速

郎檣搏人 西晉書天下第三洲佛即蔡因大國也今十六道屬國五十製大鏡名佛郎檣大製今中國為兵器第一

人皆着翅 北史周韓果侍大將軍果有翼曉胡憚女動投郵為着翅人

公猗千牛備身 隋書劉昶女存劉昶女曰南長如文之婦也昶在隋歷左武衛大將軍子名居士西六十千牛

七賢扞刃 及漢書袁固付秘從太守劫捕殺于軍敗秘有功勇封歆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陣論曰得免詔秘

雖二孺方船士人多 吳志袁翻侍翻雲乘船行與葉方相逢方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寇曰避將軍船

有許褚馬鞍花卷 英雄記用馬鞍北渡脫滑兵先脫鞍太祖曰許褚及厚士有將人鞍馬鞍步馬騎勇健

一钩忽接 彼柴腐摧兩艘方交我兵皆上 西晉書李矩侍隨何列陣作長钩以钩船吳志重

嘗羊銀抽鞘出船一吋正候景透水中逃一際 南史羊賜侍侯景將殿銀器圖之乃隨景而東走景于松江戰敗唯餘三舸下海欲向

有大火心星一區也甘石星經心三尖在中央色最深一名大火

曉必軍死矣誰實使之誰實死之孔仲長統所語呼蒼天師啣泣血

者乎段僕書仲長統傳作曰言曰陰陽未和三光虧闕怪異數至惟懷倉楮亦早為災此官威之巨所

初閔督之官公遜向公及還斯公而笑曰知古所謂說登無勳貽悫足貴乎



世當王之所能假至漢書李廣利傳至宛城圍女城攻之四日宛大恐相謀曰漢所為攻以母身王乃持

女頭送人僅百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

飛將軍一侯必真得手史記李將軍傳為右北平太守匈奴曰漢之飛將軍

名將躡敵神巫追魂耳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嘗言匈奴王朝燕諺曰且多相不當侯即且因存

君以不露布書告黃巢授首唐書黃巢傳巢眾僅千人走保太山乃自剄因斬之并殺其妻

函首獻于行營以首獻于廟

臣第

我能以吳船助款收高貨也

北史魏收傳收以託附陳侯者封孝爽牒令文門密行過吳船至得奇貨果然稱美王由盈尺等數十件以是罪當流以贖論

如是達且公大怒曰于清端一捉賊姚清悔一用兵長原所知也

書館

皇上所以稱鉅府李齊每飯不忘者天也

史記馮唐傳文帝曰吾居代時尚且監高祛教為我三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忘李齊不在鉅鹿也

所以使羅臣治軍東越

漢書朱買臣傳是時東越叛反度王買臣為會稽太守到郡治樓船備糧

欲度者掃平南海也

漢書度者侍定憲五年長向度度賊寇南海等郡以為荆州刺史討平之

浙

今以元漢刺史軍子則名使我為兒也

南史王元漢侍除徐州刺史

南史王元谩侍除徐州刺史有司奏元谩以軍中沒匿所得賊寶物且虛張戰

會諸羅都督中軍則賊行入口命也南史水軍都督褚羅面其失危有能理入口竟以壽終

公阿利樓船宜其具水

吳志吳王侍臣江表作曰權于武昌形裝大船法之鈞甚濟時風大感谷利令船工取鑿船

我安成齋航不畏雷風

日雷取羅州利拔刀向船王曰不取鑿上者軒即船能入鑿台風猛不可行乃置權曰阿利

今日李廣生劫以告還也

身奉果壽侍臣江表作曰權于武昌形裝大船法之鈞甚濟時風大感谷利令船工取鑿船

他日李敢死以鹿觸也

漢書李廣傳廣子敢擊胡者加賜爵以內侯也中令怨大將軍者乃擊傷之

長衣身才競游止披衫甲

北史陽休之左道競驍水軍文宣時大有倭寇休之衣兩襦甲手執白格時

魏水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幘冕今覆競遊身

大府躬居常伯三載給牌

詔賀拔岳不該兵書北史賀拔岳傳岳少有大志初為太學生及長解左右騎射競果能人不預兵書而

即馬季長不規忠性平書蓋馬融忠經一卷融字季長

古以忠以鄒陽一肉塞季充之口後漢書季充侍充為侍中大將軍鄒陽元高帝每拜敬肅重臣請充

推几而出密以諺名諫曰將軍誤矣海內隱居恬適不為不合臨欲終其後以肉啖之充抵肉于地思以士狂其

美登不死而低最善登之首則存廚人饋以衣裘道首得華登矣于好里

則揚徽之徒勝矣左傳揚徽者公使也補下早賜應龍之師竹書紀年黃帝生

林卿不斬不借惡林卿之師則建鼓之人之矣五

漢書何並傳初成太后外家王林卿通輕軟傾京師以坐法免嗣又叔婢壻埋冢舍時並為太守
俱知其勢免故不煥母令留界中而已林卿既去度淫橋合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建鼓並
從更兵追林卿林卿窘迫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衣服徑去會日
暮者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曰自稱奴得脫死耶此更斬

頭持還懸兩利鼓置都督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林卿亡命
眾世喧嘩以為實死哀帝聞狀為善之還為陞西太子

象廷六合為家九數為圍數匡書曰陛下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

燭於緩照

山海經鐘山之神名曰燭陰又名燭龍天不且西北故有龍銜火寶以照天门

誰允蒼水元夷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登山仰天喟因夢見赤龍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

岳凌窮搜君日是天吳中魅古有吳越陸山岳凌窮搜君日是天吳中魅支祈水魅山雲存祈養後

水軍以早寇應於注補下一師山海經廣澤之野有廣澤之野有廣澤之野有廣澤之野

收鵠脾桓胡古岳凌窮搜君日是天吳中魅支祈水魅山雲存祈養後

能化內准渴台是水神古岳凌窮搜君日是天吳中魅支祈水魅山雲存祈養後

早怒腹龍之師收漢書作修修女魁北局應龍翔注曰女魁旱神也北狂退也

不容潤魚史記吳王鼻付使者曰且夫空穿久閱中魚不祥

罔象亦为宵冥花 淮南子记福刊山出糜陽水生罔象中角室物與焉

室以为虫尤有拉辰一虫 廣持物志虫者海獸也僕武帝作拓景其有虫尾疏者云虫尾水之積能應火災而置之老殿上令人多作鷓鴣子司馬遷報任安書播展子之憐者積風約之

共工必之無謂 怒列子共工与颧颺争帝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

自見閩帥用師以来誠高能耳 及漢書劉盆子傳赤眉忽遇天軍奮戰不知而為不道劉盆子降積兵甲宜陽城西占能耳少齊

兵日人髮 長漢書岑彭傳帝勅彭書曰兩成者下便可收兵南軍蜀人苦不知足况乎陞後中蜀每一發兵頭髮為白

牛羊亦大得書 生隋書突厥傳沙鉢羅遣使致書曰此國所有牛馬都是皇帝畜生

魚鼈亦上天赤子 師愈的有氣有形皆為赤子 漢書周舉傳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平仲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魚鼈為民庶也若魚林

將軍劉安間忌何以不降南海之王 漢書嚴助傳南越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收兵擊之以此王上書曰南越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收兵擊之以此

軍降王安王塗後後下會天暑多雨赤城而疾死也過半王公以為祀未入其祀而禍已至此矣

高帝良平何以不孛橫未之良 漢書班固史述高帝紀紀介牙信布腹心良平史記田儂傳高祖乃復使持節具黃龍白旗田橫來大者不侯再又漢王

为皇帝田横与女往五万作人居海岛上横自到五万作人皆自杀

田横传横客多贤者人在海中横死皆自杀江南通海州有田横山

此以楚媾伍員而伍員仇深

史記伍子胥信江上漁父曰謂子胥曰楚國之法得臣者賜粟五萬爵執珪出使往百姓劍印

淳水李布而李布名大才

史記李布傳布救項羽上三放楚之故必欲以之朱家兒以陰侯滕公項氏之臣可受誅即且以李布之賢而謀求之如此不北走胡中南走越耳夫忘壯志公敵

將軍知徐直徐海之力勦為者

徐直徐海同姓安人同姓徐海同姓安人注直入所西寇松林乍浦陰山李德時督府相室引兵至崇德遣韓士下海徐注直三款定海開謝罪又遣華老人說徐海降陰賄海主天久事契念德直主悔遂道因自謝遂解桐鄉圍而去

抑知朱清時瑄云不力勦為者元功臣則奏而降之可也

元史時瑄傳瑄信江南者帶瑄之成有海盜朱清瑄瑄知海運曲折乃造船六十艘運糧西

不其如蔡牽者曷號海宅

山海經曷京委北海曷號曷北海是惟海神

淫梁舟居

山海經帝俊生禺郭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

季漢之性伯魯
及漢書注雄傳初三年海賊時伯魯等三千餘人寇復海九郡

孔殘晉之徐道覆也
晉書盧循傳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

軍中修葺桂其冲死
及漢書朱雋傳賊即常山人性謙輕勇趨程故軍中號曰飛燕

河上孫恩見其冰化
晉書孫恩傳臨海太守辛崇討破之恩赴水自况妖童及妓妾謂之冰仙淫死者

若將軍必欲函盧循七首
南史宋武帝紀交州刺史杜德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別

焚大雷千舟
南史宋武帝紀大雷賊方江下帝躬提幡鼓命眾軍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而不至莫不摧陷帝自于中流風之因風中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天敗循走豫章

掃空鷓鴣之門
神鳥均樓碑文承帝曰吾吳越佐師洲諸其登鳥獸之門

涸出龜鼉
才華海賦或屑沒于鼉鼉之六楛
訂江中後現鼉鼉之序

海北蒲藪
海北蒲藪國傳在蒲藪海今名婁意海在今蒲昌而東南又別名石將兵別擇伊吾戰于蒲藪海交斯首居而崇巨口蒲藪白次中海名在煇煌北

功不雲其正
後漢書中興三十水信為永年中歎宗遠風前世功臣乃國盡二十八水于南宮雲其正

備少千刀
通典千牛刀名及款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

沙長多里
李曰長干行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陸道入蜀記金陵至長沙七百也

入居風之無功一中
後漢書馬援傳援水樓船亦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乞功至居風揚郡國志至功居風二石並居九真即

特紙船船工之險
國朝雲水朱葉尊可飲船全賴銀船公

一旦休風武不通書紙
唐書田悅傳攻臨洛將作匠信馬燧執任以依為凡武過營悅射云不及燧營噪聲之得書

管六等神火不照水軍
傳子管寧雪過海遇暴風停船皆沒莫知所適忽望見火光趨之得居舍房人亦云火燧器以為神光之佑

睢陽之力已盡
見隣取物先買子紙廟碑

青愜之矢積階
後漢書元衣王傳侍王青蠅矢積階東而五六石建林後初事

王滴爭颯石頭不利
要書王滴傳將皇林後王淨遺信處在暫過論事滴舉帆直指報曰石頭且利不利也

匡衡内訌司部下章 漢書匡衡侍中書合石毀用事衡畏歎不敢失女意至成帝即位乃為御史大夫甄

家恐李息之畏快湯今日始也 史記及臨列侍野既辭行過太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快湯內惟許以御史心外持

公曰家忘之然才虎乳食肉 以薛李理趙侍行詣相也曰臣臣布衣許生身不為封侯萬里之外恐同也故相也

豹死留皮 五尺史記豹王彥章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忠孝其發天性云

長庚與蔡亭同日死 北史長庚收命朱榮語過子曰長庚與高黃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

不與蔡亭同天生矣 禮父仇不與共氣天

庶耳門一圍 遂有 潜公為北山從走蔡亭者曰賊之庶耳沉舟窮寇也

就凶絕港死地也 吳子曰當天龍之當龍頭天龍者乃名之龍也

李其以江龍上流全軍 元史智和信守兵以巨索橫截淮水錦混江就知兵用法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守濡須橋舟小隘 吳志孫權傳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中



障玄軍耳目之活賊人肝膽之裏南史張異傳劉胡來攻將士欲近擊之異昔賊來為遙而氣驟盛未可妄動素顯愠曰賊據人肝膽之裏云何得活

在城下已圍成十圍史記攻王軍壁城下漢軍圍之數重夜間漢軍四面皆擊之數項王大驚

昂發水心不失三公南史宋司徒褚彥回送刺史王僧虔函送淚墜水僕射王儉踏下車謝趙宗村亭

不以此時掃赤豎膏油其新火之兵吳志周瑜將瑜逆曹公于赤豎瑜部將黃蓋曰觀操軍士方聯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逆也乃取五家衝鬪艦數十艘密以

為膏舟糜折幡沉之我宋書武帝紀將我公所執糜舟舟折幡沉水泉怪懼公笑曰往

二名書秦宮魏紀時劉裕圍城四面攻之有人不密告裕軍曰若得此網為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奔于裕今綱周城大呼曰第一打破秦軍營兵相救解外注中丞封授並名裕軍一節

升活人以示攻其史書考定信乃城上苦山空意高格更得大捷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

謀死間以誰降書亦子用間有五有死間有生間有反間

魏書崔浩傳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言是降信

而乃捧上填律 朱心与彭寵書存心之正位陽結起天下此在月懷之人捧去塞是律多見其不知量也

九匠塞谷 成漢書隗囂傳王元曰臣請以九匠為大封函谷關

五條鐵索空鎖巫山 南史陳宗室黃侯慧犯律隋師濟江慧紀遣南唐太守呂蕭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索橫江竭私財以充軍用

七月亭牛逸 觀天漢 漢書地理志有亭人妻接而去云云方城亦收送亭官字多

使蔡亭擊破凶門 淮南子兵賊刊將已受命於天何

呼開陣鼓 漢書姚期傳光武起駕行百餘日出觀選鼓不日行期駑馬腐敗瞋目大呼左右白陣象皆披靡

潛掘水底 鈴響撤城門之網 去史楊文世家楊暹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王鏐使弟錡鏐救之惟兵

水行乃以厚觸網准水同輕者遂岸網福乃過

鐵唐牛弩 古案府長牆鐵底子布帆防那

油船元渡 以孔維欵 吳志孫權傳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中

不知銀刀代將者客兵也
德愈論淮西事宜狀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卹

舊唐書徐方自王智興之後軍士勝急有銀刀者尤甚前以屢迎主帥曰宏正在鎮期年去其首惡論于忠義乞于受代軍旅多謀

黃雀行河者陰謀也
史記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疎其君臣不問其出入後漢書袁術孫周傳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劉文叔一號王郎私書者安反例也
史記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疎其君臣不問其出入後漢書袁術孫周傳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陸世傑一號帝嶺天者乘颶風也
史記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疎其君臣不問其出入後漢書袁術孫周傳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李肇國史補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起名曰颶風

蔡章先以銀錢四萬萬編卷壹傳公園中半是陶兵部內甚多術也

從田橫海島者五百人
史記田橫傳

入廣州城門者三千人
南史王琨傳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任者當致鉅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珷每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

上者桓闕被賕之刺史
南史桓闕傳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賞至明帝極嫌其少及闕至都詔獄官留闕于是悉送資材然後被誑凡重不受鞭笞輸金贖罪謂之

賤時人謂閣被賤刺史按桓當作垣

從

下即有天雄魏博一膽兵

唐書藩鎮田承嗣侍初從安祿山破安祿丹後降逆陷河陽安史亂平降唐加檢校太尉魏博節度使不數年有眾十五萬捍疆秀強力萬人為衛牙兵日暮

雖不殺益長史為負天

後漢書蓋勳傳勳被三劾乃指才者曰必死我于此勳就種羌滇吾素為勳所厚乃兵杆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滇吾下馬占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

已茲視霸上軍如兒戲

漢書周勃侍亞天軍細柳文帝勞軍至其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

而公從老羅臥道白棒去之

見北史羅侍神武造神軌等怪曰亦有清紫羅高卧河汾之聲便往跪持一白棒大呼而出曰老羅當道卧路子那得過敵久而驚

矢中巨樽准陵不勅者

後漢書王霸侍時蘇茂因連後眾推為霸堅卧不出其是作倡眾成兩射營中三朝前巨樽安坐不動

所恃一船尺籍

史記馮唐傳令臣新反勅為為雲守守大軍市相走以享其五日推牛吾原公軍吏舍人忌白以遠近不殺近雲中之害重厚曾大為守車騎者之所殺其中央士手老家人子

猛執尚家人之子

注見上

浙

兩廂召兒

通雅朱果以鎮兵之制用京師京師兵有四廂而將軍兩廂業書取從從年死事一子為着羽林官教以五兵解日月林兒

學日本政書

隋書日本傳煬帝時嘗遣使政書文詞日出處天子政書日沒處天子帝覽之大

符離同而甚耐

何人倚史姓叔公系輕疑言符離軍口法數十年所積資械萬計而車中甜睡以故其子南軒嘗稱其父忍心

子反飲而大醉

左存成子六年即陵之戰王名子反謀殺陽整敵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

嘗其時四面楚歌不驚項羽

史記項羽紀項王軍城下兵少食其謀軍及許侯兵圍之救重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陷楚乎是項王多疑也

一杯橫恣氣死吳規矣

南史賈僕射和吳吳規服有十字命法王給由牧諸規隨送受困橫出之即此也

公乃撞破恣鏡

注及下 備善項有傳高祖項羽會于鴻門高祖歸去使壯良敵王于亞父亞夫撞碎曰吾為為虜矣

陣開旗鼓

史記漢陰侯侍平且信建大將旗鼓三行出井陘口

率董談五樓船

吳志董重黎侍西公出濡頂龍龍在樓基之使蓋不督五樓船無及口夜奔是凡五樓船俱廢左右散之

為郭伋一士鬥

後漢書郭伋傳伋與颍川太守時款以盜賊起帝帶白君雅精手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關

喜以东北圍成方擒朱此

唐書朱此傳此將地陽卒三千壯之騷馬關因保彭原西城解曼世降

補撞破酒鍾

北史解于世榮傳因公帝入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用兵入鄴許時降世榮在三其堂之前獨鳴鼓不報

西南風起忽助侯瑱南史侯瑱傳王琳引合肥澤湖之眾船艦相決瑱率軍進戰於湖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損無洲尾待之將戰有微風過自東南眾軍繼火琳軍大敗

呼候皇而長鬚左傳楚敗吳獲其乘舟長鬚吳使長鬚去廢仗于舟側曰我呼候皇則對三

叫蒼兕而太公不應史記齊世家師出父誓曰蒼兕蒼兕德亦眾臣與子舟楫波至吾斬之

東顧一渡之橋因有身生男王合聖于承寧一承以口虛之不死復徙于馬關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

石之舟已逝中書名曰東的長亦帝射王忌其猛後欲殺之東以奉至掩淚水以弓擊水

公以為孫處者男之海戰坐守虛城南史宋孫處傳處守孝高虛循之亂武帝謂之曰此賊行破非君不能搗艾宋六即遣孝高往海寇不番昂拔之

而不知曰豫成山一水陣已陳兵空地矣魏志曰豫成山在東郡乃使豫督青州將軍孫

南史齊元景傳元景既到滑安都曰卿去守空城而令

又晉書虛循傳循還保廣州劉裕將孫處臣海寇據番禺

像軍孫處船垂晚風急必畏漂浪東去無岸當其成山無其藏船之覆便循海按行

也勢及山島微風急列兵屯守自成山登葉武之視賊還果遇惡月船皆觸山石後波高者岸

生趙元國以兵百不其一見者淳善趙元國侍西美反叛上問元國曰中軍度美原何為常用

乃楊僕之偶失真僕書西南夷會朝鮮侍元封三年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解陽海出巡至樓船軍敗走

亦高皇一不善將之也史記淮陰侯侍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

漁山一我公士變祈死左花文子使祀宗祈死

賞復輕問後漢書賈復侍機擊于青樓于射大光武各復曰更主防帆可且早敵復曰先破之故舍身于其披刃先

內懼於投國策曾考母方為人曾考殺人母曰子不殺人殺自若以有白帶考殺人母懼投於路垣石

外憂盈別晉書王廣侍廣嘗有秋客久不志廣向以故曰前賜怪方飲久益中有蛇出甚惡之既服之疾于時曰南歷

乃誓祭三王白虎之船神戶也若此言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廟刻特而移檄府國上以軍陳蓋白帝將軍陳

走丁時抱河一陣宋史朱趙名傳高祖白直隊至丁時率七千人及軍百乘于河北岸上走水石岸步為

補誓祭三王白虎之船南史王僧辨傳陸詡造大艦名三王艦三王者卽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

故立其艦像于艦祭以太牢每戰輒祭之造三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

並高十五丈以其中之勇健乘之備奔陣之

五高十五元... 具中... 身... 能... 乘... 之... 信... 辨... 解... 之...

集垣護出鉄長柯一斧

宋書垣護之傳時元謀已敗不暇救護之聞知虜寇已屠元謀冰軍大船
朕以鉄鎖三重其河欲以乾風護之之路何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鉄
鎖以長柯斧斷之虜乃不能無惟失一船餘船皆全

約韋敵焚橋灌草之兵

畢書韋敵傳魏人攻于鄧陽州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敵值淮水暴漲長中
遂閉艦鬚皆臨壘示船載軍草灌之以膏注而焚自又橋風也火盛
使敵死之士拔柵木橋水又漂疾條忽之間橋柵皆壞魏人大潰

以是年某月搏菴亭于舟中梳烟卧水帆火烘雲

梳烟卧水帆火烘雲

陸渾之燒海赤

魏書陸渾山火百截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去逃行

百舟鬼烟

萬刀魚吞

陸衡西京賦吞刀吐火雲霧粉香冥冥人百後彼魚吞星

公投不礙石

登不礙布

在何襄十年晋伐偏陽主人懸布奉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際則又懸之跡而後上世三

橫虎一膽

北史隋文帝死謂羣臣曰手陳之初我悔不殺任靈奴受人榮祿不能橫虎占宜隨納肝何差也

應命四手

以漢書羊佗傳苛或謂曰人合而應宜加金甯

訴葛亮一七擒

蜀志諸葛亮傳亮在西南夷蠻夷為夷人取服生致一七擒七擒曰公天威遠播人不敢反

老生常談

魏志管輅傳輅見何晏瑯琊是謂輅曰或作一卦在當三公否輅為占之戒以心不異之臆曰此

韓昌黎一再接

再原門雜賦句 韓愈門雜賦句一噴一吐然再接再礮乃

呂布奉授

呂布書呂布傳布嘗小朱董卓卓拔手或擲之布奉授曰免

石勒手毒

石勒手毒 石勒載北初勒與李陽鄰居爭庭廡地互相訟者晉之勒名陽至引借公音孫桂曰厥

丑父傷肘

在何襄二年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于其下以肢擊之傷而惡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知老奉知能知毒手

淋

桓魋睡日久高安侯董賢碍目

魏準空身自
左侍信二十八年魏信負焉氏魏準傷于身自公欲殺之愛其材魏準束身見使

林雍擊足
左侍昭二十六年炊鼻一戰苑子之術也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斬其足擊而棄于地平以歸

良夫披髮
左傳二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观披髮而噪曰登此昆吾之墟擊之生之尔余为薄良夫料天無子葉

羊元嗜腹
左傳宣三年宋城卒元為植逐功城者曰睥只自饜其腹棄甲而後于思于思其曰腹

搏人未投
左傳成十六年鄆侵之戰叔山丹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

枕尸已哭
左傳襄二十五年山在公執齊莊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公以為退原
左侍信二十五年晉侯匡原命三日之釋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請待之公曰

圍鼓之服
左侍昭十五年晉商穆子圍鼓之人或信以城叛穆子使鼓人殺叛人而穆子倍圍鼓三月

逆乃辦葛
魏書朱榮傳朱榮東出隆口時葛榮橫行河北賊乃召制賊之理葛榮喜見于乞

長繩
乃乞其軍曰人俱辦長繩至便得取榮為將軍山谷兵以勝之

回刃得虎

後漢書呂布傳曹操笑曰得沛不為不急

牽忽制手董公之手戟

後漢書呂布傳布嘗小失董卓卓拔手戟擲之

及面出當能

身得書外戚馮異傳元帝幸虎園到殿後宮坐能供出園擊檻欲上殿外宮驚走馮嬙

衛侯手拔

左傳宣公六年晉師出許侯于剽降衛人請許執牛耳將執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晚

子犯戈逐

左傳宣公六年晉師出許侯于剽降衛人請許執牛耳將執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晚

中肩中背

左傳宣公四年首勇入于雷中盜攻之以戈擊王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由王孫蘇子

志眉志目

左傳宣公六年齊人射公中南門之北

及黃蒼、走斬方未

吳志周瑜傳瑜曹公于赤壁將孫瑜曰而煖望之也乃取赤統閣艦數十艘

西廣舍、阻遠中面矣

左傳宣公六年慶舍范事于大廟王何以弑慶舍解其肩從援廟稍動于

于时友亮兵鷁難星空也

史陳友涼傳

補正 鴻 聖 巨 朝 岳 漢 漢 高 治 水 三 公 桐 柏 山 聖 凡 迅 而 四 石 龍 天 走 而 兵 不 能 其 萬 石 萬 石 聖 漢 命 嚴 龍 桐 柏 子 君

補上

鷓鴣桓胡

岳漢疏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鼓五百擁川天老前兵不能兵高台集力雲樓命馮觀桐柏于君

日原取大

長裕首請命禹因囚鵠葦氏商章氏塊氏盧氏犛姜氏乃獲淮渦水神名支祈祈善應對

元秋船小風順隨

世以順大尉子蘇峻叛敗于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

蛟山泊諸公者語虬髯已入暹羅

典圖輯要云用東戶令一軍設府鎮海防古名蛟山此髯客傳伏

陸賈竟降南越

謀書陸賈傳孝文帝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力大牛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此

不知術括方以若金良藥救活灌夫

史記灌夫傳灌夫居曰願取吳王若將軍以報父仇于是披甲

而聞督急以紋鑊享乞收延身

及延叔十數騎馳入吳軍所殺傷數十人皆亡其叔獨自一騎歸灌夫身中大創十餘

漢書佛世壽傳世之効奏世壽公知世壽前既無狀以後証翹曲法天子惡之世壽

山立孔彭旧湯

軍中盤腸大

北史彭樂傳以軍功進爵汭陽郡公天平四年臣神武西討占周文相拒

神武欲接待之樂氣奮請決或神武臣之樂因拜入深被刺腸

出納之不盡截去後戰身被殺割軍勢逆挫不利而止

快官圖一解

宋史李顯忠傳隆興二年此役顯忠領兵北伐顯忠復靈壁奎人復攻宿州顯忠力却之即宏洲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程不堪况破甲苦戰乎人心道搖

是时也躬廷宵旰早知周表之救援晉書周處傳齊萬年反處以五千兵擊之自且至若斬首萬計終絕矣盡而救不至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我授命之日逆力戰而死

大海汪洋畢竟快良

漢書張良傳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錘鎚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勿得今大海索十日

天子不繼李邑

反漢書班超傳李邑始到于閩而值良攻疏勒也懼不敢言因善降西域之功不亦成又感數超推愛要抱幼子安業外國之內超超同之遂去其妻帝知超也乃切責之命邑詣

知將軍何恤人言

超故今道一內者不疾何卿人言

更慰孟昭昭勝敗兵家常事

伯曰不家貪心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乃還公事

勉公持之方書天合有服五服五章外進書陳陽傳不出五日當有捷音

嗣是村留神

此種此神身身班超班文又出村留日我殺現弟善固物答我不殺班手是

禹收庫信日巫祈大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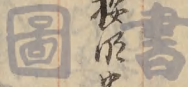
兵法產商導水獲巫祈所祈力迫大家授之庫辰庫辰

著

五拜一炮戮亭落從子一人劇武刀斬蔡亭大桅半段便生及粵洋一我

黃天鴻稍者濟師宋史孫世忠存世忠与兀木我軍共逐不日復金將桂辣在隴州黃天鴻守其六一

鄱陽湖或逢汝必則蔡亭在南海擒矣按原史大砲與百陣友諒戮于鄱陽湖



此聖上所以優叙公功切責閩帥馮水軍一垂翅回漢方收奮翼飽也者也

收傳書屬吳代上原書帶之始雖垂翅回漢終能奮翼飽也而於失之亦

公段穎性剛收漢書段穎傳時將兵上言兵差雖破解軍穎性輕果處負敗難常宜其恩降可也

趙雲膽大蜀志趙雲傳注雲別行曰曹公兵至雲入營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

有休兵引去雲復雷鼓震天以戒於公軍公軍驚疑遂戰雲

有月飛伐忠一城

漢水中者甚多吳王昭且自來至雲營圍祝非戰曰子龍一身都是膽

以直躬公

北史古弼借弼所失太武帝常名曰弼頭時人呼為弼公

寧持銅面

習書者自侍自隨陶侃討杜弼戰于夏口戴鎧面以賊北者書世園陵王長志說以婦人乃利木為假面者之
宋史仗者侍每戰必披髮布銅面具以壯軍威
雜助助偏給回軍神世忠自銘江東孫武兵皆具紫銅面軍中戲曰孫大尉銅臉快大尉鉄臉世

不踏金靴

習不畏人為鉄臉
魏耕歸太尉少監阿魯奏請黃金三兩為御靴南唐近事元宗幼時謂教事馬權曰我官裏日為金作靴靴

自道心平空林爽文以凶犯石以凶氣

宋書袁粲傳順帝時齊王居東府使粲鎮石頭有周旋人少凶
解凶氣乳石擊石石頭氣甚幸往必有禍

指太歲逆行

南史古弼奏弼所失太武帝常名曰弼頭時人呼為弼公
曰今太歲在西南逆行慶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自各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諸之不能進江淮若等見殺

戰則姚期擲

漢書尉期傳期擊王郎將似宏別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于傳人被創中

卧則什門衣風

通鑑魏元帝元
得者于什門使于遊
太祖執什門欲降什門終不屈久之衣

登門出投稷老

左傳華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入水不若者沈

三列女傳替嬰使舜浚井二女曰雲汝不蒙龍工往

戈未肩受

左傳字四年苗勇入于雲中盜攻之云戈擊王王亦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劍玉攻取

左侍京十五年白等勝曰市人有能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臣自公而兄之昔之故辭承

以收周奉一身皆出刀刻

吳志周奉侍曰江表侍曰權流佛堂之曰幼平我以此作

孤延髮髻

北有書其詳孤延侍道逢大雷建延馳馬披前雷火燒面巨喝

雲波即王福康安曰長原破家为国惟火某允私家目者以故二十餘年

崇山不向海師

南史羊銀侍侯景將敗殿密圖之某字松江戰敗惟存三舸欲向崇山會景書其恨銀

鎮惡船皆自造

宋書王鎮惡侍鎮惡所造皆蒙衝小艦行船者走在艦內北土素無舟楫又見艦外不各有

志不操異或商賈曰衣呂蒙一榜自挖

吳志呂蒙侍伏精共于艦中自不操榜作商賈

或袒裸赤身陳平之舟手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怒將誅定敗者而陳平懼誅乃封黃金五印使陳平王而平

門霹靂震多槍一也

北史神武雲雲馬于北牧也雷震於天燒房因神武云云孫延現之也按神

魏前大守使守國去火因風延雷及馬尾皆集神武云云馬決口是乃也

我魚龍一船之內
漢書西域傳贊作曼延魚龍角觝戲以觀視也

公嘉愔其賊不知為李守軍也性禁士卒

涸水則崑收投身

全唐詩話陶峴號為水仙嘗有教南海獲崑崙奴名摩訶善泗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善禱寺久江水深黑謂必有怪物投劍名摩訶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于水上以流涕而掉然乃自斃自是不復游江湖矣

賊船則身

後漢書岑彭傳時蜀將任尚等橫江起浮橋門樓立攢桅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

公初平安南夷賊擒偽安倫責利為最多

橋出朋燒 狂急彭奇船逆流亦直衝橋浮橋竊柱鉤不得去奇等棄勢殊死戰因焚之風怒火盛并

人見者皆以為河伯水神教曹地師
北史高昂傳於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其教曹地上之流

黃龍高艦揚表江神也

北史楊素傳隋文帝方圖江表揚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權日素坐

颶風助公覆夷船數百殆盡俘斬數千人公舟之善美夷患遂平蓋自北江以首已

計一百一十七戰公所至倍學校立義舍

于謝祿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免祭之
呼名躬自沃盥憐恤不自勝因發病而亡

諡史景帝廣莫射營板石數及漢書曹慶德亦元軍選射板石板府後在射營營舍有停棺
不營者百餘所槍然為空地建祭女身主者設祭以祀之

于是鹽倉山下年一祝祭也祝南史王洪軌傳啓末伐魏得黃部鹽倉等數成後思敗死復達地深自營
而理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黃雀樓邊之夜手埋我身南史梁宗室安成康王秀侍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頭骸骨秀于黃鶴樓祭
而理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好讀書者靜坐喜為河贈友有許老定誰先賈詡者司偏不第劉黃題竹

者何然誤入策當谷錯認軍中十萬夫向皆能事也夫以公之才

潤越和衷文武事志

以徐幹之助班超班超著班超傳班超平西域平陵人待幹素與超同志疏歎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
司馬並共伐莎車疏勒平之

杜預之代羊祜通鑑晉武帝太始四年羊祜卒以杜預者荊州

早見木華海賦魏木華志云在盧著海賦昭昭乎不可不文也
傳云木華志廣川木元虛為海賦文其偶視是繼前足

佩軋烽火樓樓書文帝紀白中雲中烽火逼于甘泉南史謝顯傳字本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送白服

道濟長城築出迎州以外登烽火樓坐免官又析快信雲齊武烽火樓皇帝善其守書檀延諸侍初送歸必以脫情授也曰乃復壞汝葛里長城

何玉鑄伏波金印大字未成成身金印單字為白羊印文不同恐天下不心者多

製五万斬袁海神先哭北史高昂傳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昂亦以勇力稱嘗率其徒自劉入海

定允使楊大眼馬上行屍北史楊大眼傳大眼有子長龍生於鎮軍次征南時播氏所生咸有父風後安健室元氏大

襲之役等婢子勿有所望龍生等六以為情及大眼喪將還京于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更龍生等開大眼棺大眼側

斛律金往來五雁者北史斛律金傳初胡人破六幹拔陵搆通金揮泉馬金度陵終賊乃統所部叛陵

皆陰子者之洗脚南史陰子春傳子春雖以廉潔稱而身服垢汚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云在梁州以洗巨致效

曹昂我惻聞于外巫言海神為崇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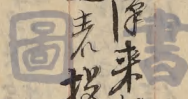
曲

天雄軍、痛挫敗也。宋史王欽若傳

今雖尸牴桓康齊書桓康傳康惟堅陷齊力挽公西強村邑志行著震江南人畏之以女名婦小兒丑丑形

家畫成慶僕書慶川王瑒傳惠王孫為慶川王去女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

撥公指志實喪忽此未歛一撥筆抽刀以筆來歛付公不述使刺客刺歛未死馳名甚遠付以



周瑜之背劍者名本歛吳志周瑜傳黃陵一殺瑜被跨馬標陣會派矢中右脅瘡甚便

皇上愾公忠誠名公此武蜀中鼓吹迎歸麗德高麗

魏志龐惠侍臣王隱蜀紀曰鍾會既平蜀前以鼓吹迎惠處喪還葬于鄴家中身首

浩若瑯琊高作伏隆以漢書伏隆傳為伏生所殺建武五年隆弟平昭隆甲弟咸以隆喪賜給振飲大

中大天護送喪事昭告瑯琊作塚

謚公忠毅封公为壮烈伯 著子二長廷駒次廷鉅公諱長亦辨茲人同安人公以乾隆辛卯
進士藍翎備宿衛生为江都司副將擢海壇鎮總兵加副將也

嗚呼盤龍血戰生名父子兵

有書周盤龍傳于奉教軍馬車音餘人陷陣常萬騎圍一騎報奉
已歿盤龍奮禦直不奉教已歿虜兒其父不出後入陣父子兩匹騎
紫攬數萬人馬大敗

徐福童男死飼螟蛉之肉

海國聞見錄日本人皆度姓其單姓者徐福配合之童男女也徐福所居地名徐
家村徐福塚在熊指山下
男家著童今字非西生之子而螟蛉改南史宋明帝負螟之履言廢帝乳而生也知此
說尚矣

龍勝修四文蝦蟇一說海上誰侍

吳志呂岱傳注交廣記曰吳以南陽勝修為廣州刺史或傳修蝦
蟇長一文修不信其人故至東海取蝦蟇長四文四足封以
示修乃服之

諱梁竦封侯厥命之誅

梁竦傳竦自與女才鬻之不得志遂遠歎其言曰大丈夫居世
生者封侯死者廟食

唐洋長嘯

莊子秋水篇子墨馬河伯始旋女面目洋洋向若而嘆

昆邪莫位李廣是天下之雙

史記李將軍傳從為上谷太守匈奴昆邪合戰射曲屠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有虜敵戰恐亡于是乃從為上郡太守

書生不文王雅志一身是膽

書

銘曰壯奮擊空博望則封北史王雅傳從魏世出時大軍失利將所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從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首九級敵中稍退乃還周文嘆曰王雅身身是膽也

將軍不飛死則之功史記李將軍傳為右北平太守匈奴曰飛將軍

殺身也孝喪也師也忠將軍一噴于海為風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之作也

隆天一星與公同名退天三度賢人下中考要太白星一名明星晨出東方為朝昏見西方為長夜天宮占太白四星金之精一歲而周天際書天文志秦二世即位太白輝天

天狗防地語之太亨天狗防地此注見本扁上左傳有鳥鳴于庭定公大啼出曰出曰啼甲辰宋災社疇日大

將軍心赤他人膽青

不生不人不死不神成我者君殺我者身我女親死我女臣老子曰死孔子曰乞

海為物居地之外 朱子全委地由是皆海水周流

名之一字于天為大龜爨蛟龍中有象怪 佛愈文萬怪惶惑

心星一火公不務恭 心星一火兒上臣

封侯廟舍朝廷一後死則千年活則六尺 一棺至

一歷原之原收軍一骨 歷原之尸兒上注 搜神記女子文廣渡人自謂骨者免苦為神僕未遂賦至鍾十下遂死

哭公一淚其名曰血

江

三夜不常息燭 白帝通神曰婦女之家不絕火音相思離之娶婦之家音不常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表

舉于雷男云歲 性華感始然被婚姻之俗忌步惡雷梁之在斯不感婚者婚姻及良時嫁娶避雷果

下 鑄邪夫婦 吳越春秋干將作劍未成乃曰昔吾師曰作治也金鉄之類不消去妻俱入治爐之中莫邪曰先師規矧月

以成物妻何難也于是干將夫妻斷髮剪指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鑿紫炭金鉄乃鑄遂成劍陽曰干將 陰曰莫邪

世世言列女傳扶風世世同願 亦不日家鳴 世世言列女傳扶風世世同願 亦不日家鳴 世世言列女傳扶風世世同願 亦不日家鳴

班彪之妾在傅家史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多才天國索思鳴
世世鳴主瑞臣劉氏女有妾是姑居公竟

徒以重氏五雲基德銘
宋史馮京傳少為萬不羣三試皆第一時未

失以情愛為梯神瓦甃者
莊子云神子問于莊子曰所謂是惡子在莊子曰手而不平也子曰期不後可莊子曰在螺蟻何

天神好女草囊之盛也
莊子云天神好女草囊之盛也

以生死為尻輪蟲臂者
莊子云生死為尻輪蟲臂者

鎖邪夫婦不祥之金也
莊子云鎖邪夫婦不祥之金也

余自痛室朱氏輝者以限空重陸流連吳會
以為不祥之人

賈劉氏為婿者一席常起
北史劉氏明神年而劉氏子劉瑤瑤子五方好人面頰紫并十餘人瑤有女始持物送

與京駘它為妻者數十未已
莊子云與京駘它為妻者數十未已

或夫人半老親書大雅一吟
姚夫人書大雅吟

次侍女憐才偷讀靈光賦
謝道韞

謝道韞雅人深致
謝道韞

卓文君放飛風流西京雜記卓文君嫁游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煇長卿二字而避禮焉

余概允之志有待也會務至氏系出矣漢其宗祠石金坂者奉先式以下詩帝神之其劉

代不通婚媾馬昭陸之但蔡竹帛自漢書禮書以漢書明德馬昭昭后口昭昭少但蔡竹帛

受理書于大家漢書外戚和蓋昭后位太子自入宮掖臣雷大家受理書兼天文并教

借草破为村士魏志甄后傳文帝甄后七歲喜弄輒用諸兄字現又言武帝作女博士耶

徵錦寫太平五言之頌魏志甄后傳文帝甄后七歲喜弄輒用諸兄字現又言武帝作女博士耶

回文書天宮尺八百之詩楊柳丹錦標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宮尺回文頌凡八百十二字

則采三氏長女神高麗字五言長為高麗字取魏書李孝伯傳孝伯妻崔氏高麗婦人也

嗚呼伏勝之女曾傳父書漢書儒林伏生傳伏生情南人也考文時亦能治尚書者有伏生年九十餘其不能行

班固之愛亦傳家史注見上

采三氏以余託名多自悲世外正區乃解温温之氣

解馮京之全帶通見上

范遠初婚者居同調婚于山陰諸葛擇婦

徐邈選婿適相合焉

以有佳之... 女指潘告母... 刺史慈因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婚乃大命位史令女子內... 而可現女

以有雁之生也也字理以有雁在雁 子午知不舉始已 崇皇之歲

賦名家之別

三夜不曾息 燭四日就公車

錢江道为天行

稻耕秣同度別代有未葉正而久客都門因寄不循以爲情同午女隔天日

雲河隔于日下

予扶柏者一策

唐書柏者侍柏者急于五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厥兵者杖策詣淮西行營

寓常何之家

唐書馬周侍唐中郎柏常何家京城中下有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向學問周為條

京師識為馬周

見上寓常何之家注

獲賊橫行

段僕書朱高侍論值弱主崇產獲賊放命必誠葉公投袂一曰我難我鞠旅之日

書生之為第云可歸也

南史沈慶之存陛下今欲伐國不與白面書生謀之

或以桓南若帝府嘉京才不參軍

晉書桓南若帝府嘉京才不參軍主簿能令公善能令公怒

徐邀... 女指滿堂... 女... 乃大命... 女...

牧本知兵 唐末文宗紀杜牧懷河朔三鎮之舉 釐作罪言又作在十六徽又我論守論并子為

僧孺索為記室 江行雜錄相國牛僧孺帥維揚時契川杜牧在幕中為記室夜半微服過公問

伴來瀛 鄴 馬 走 莖 齊 五代史晉紀開運二年伐契丹會天去西吾軍奮勇其丹大敗于我後下勅榜曰往平

木蘭許我從軍 列女傳木蘭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

破真覺于睦 欵 通鑑高宗時女子陳碩真聚眾亂于睦 欵建德節曰文佳天子

計歛手携 如絲 任兒黃姓小傳曰尾

穢彼空精 任兒空精並

身小朱 或 殪 貝 徵 例 任兒却花改前王氏待者露布

結李陽 狹 券 晉書後趙石勒載祀勒與李陽鄰居互相讎擊至是令武鄉耆舊語之曰李

乞 鍾 會 之 送 馬 陽壯士以不來孫立宗信天下肯仇匹夫乎乃台陽至司臂告孫替厥卿老券例亦飽孫毒

手因賜第拜青尉 數走鍾繇傳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千疋匹拾軍大祖百繇書曰得所送 馬甚應其急回在平字呈下之勳也按會去送馬之事 應繇語為鍾會耳



行者日矣而少微星隕

晉陽秋會稽謝敷隱于若耶山時月犯少微星少微一云安士星兩時或連名重子敷時人因安之微而敷死

丈人山權 青城山記青城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峰今世俗呼人擇翁為岳妻之伯叔父為列岳因此

烽火千里家書之弟人書

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驕馬而吹歌聲

合蘇整少年行中過州懷夜狂驕騎蓄馬射黃羊按驕不鞍而騎必晉書曰帝紀時王敦將降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駿馬行至湖陰空數營壘而出敷心畫二得夢日環其城驚覺曰此必黃髮鮮卑來也

其城驚覺曰此必黃髮鮮卑來也

投鞭而渡長江

晉書前秦苻堅載他堅北大舉伐晉徐融等諫止之不能曰吾百萬之眾投鞭可以濟江

則五雲垂刀刺臂

闔土填門

國陸越王命夫人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以後內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身見子于此矣王遂出夫人遂不出屏乃闔左扉填之以土去屏側席而坐不掃

三年泣血也

檀弓高子早執紼之喪泣血三年弟嘗見焉世說晉公闞英之姬因夫人家失多瑛籍程能隱微之不交雅曰昔亡父賜書單件卷流離逢出灰

及遭父喪又傷妹服又據紙字其草惟命亡父賜書流離逢出灰矣

世說晉公闞英之姬因夫人家失多瑛籍程能隱微之不交雅曰昔亡父賜書單件卷流離逢出灰

飲食書孝元長侍

大字文姬持書有本

辨骨操刃夫人心

乞知季一鑑湖

多境籍向能憶王杏答曰止父賜書四千符考流桂塗皮因有存存今所境古終四石然厚年
唐書賀知章傳為秘監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莫史公于禹穴

水石日會諸山有穴深不尺底石之禹穴

而聊城任曉林守種州與國難要聊城縣今屬廣西

知羅隱已歸江東

吳越倫史羅隱籍人本名橫十上不中第遂更名隱隱于江東自號江東生

忌陸賈逆家南越

漢書陸賈傳高祖使賈說南越王南越王大悅賈留共飲數月

指支道林舊巷一門

原在太字推西支巷大宅又號我東支巷宅以支道林舊巷名不過

為子伯符道南之宅

吳志周瑜傳瑜與策同年獨相友善嘗推道南大宅以舍策三升堂好母有

詔吳鴻春祥宜任卓橋

以漢書吳鴻與妻吳光道吳侯大家早伯通廡下為人侯壽通察而異之

蕭史夫妻

列仙傳蕭史秦穆公女弄玉妻之夫婦共樓居一朝隨風而去

夢居鶴市

口天越著教吳女自教國商病之吳于城西壽白鶴于吳市中令召民隨雙之

玉杯重感

蘇州志云玉杯坊東南坊是玉杯也安邑里西是金盞也

凉重嶼室

凉重嶼室在蘇州志云涼重嶼室在蘇州志云涼重嶼室在蘇州志云

五零心清且詩詞

五零心清且詩詞在蘇州志云五零心清且詩詞在蘇州志云

書

道昇翰墨

道昇翰墨在蘇州志云道昇翰墨在蘇州志云

萬錢買徐照丹

萬錢買徐照丹在蘇州志云萬錢買徐照丹在蘇州志云

四時時坡公竹石

四時時坡公竹石在蘇州志云四時時坡公竹石在蘇州志云

上標細而圖春雪

上標細而圖春雪在蘇州志云上標細而圖春雪在蘇州志云

宿穹隆而繪曉雪

宿穹隆而繪曉雪在蘇州志云宿穹隆而繪曉雪在蘇州志云

五邨尉一梅

五邨尉一梅在蘇州志云五邨尉一梅在蘇州志云

昌司徒一拓

獅林一石一洞

序邱是直山名獅山寺有獅林寺寺後壘石為山巖孔玲瓏云是元人使瑛雲并所為一
國朝王士禎詩獅子窟中山巖翠合法羊山外暎烟收

太湖一水子天

永定太湖一名甚迤吳地北太湖有包山有石六南通海庭祀之祀蘇
李昌詩排花潭水怪于天

天子寺曰雲下上

吳中勝地天子山女峰峭立有僧雲曰此為分朝天寺有石冬公祀靈方有祠像
功造二寺下上其詳

虞寺之劍池逼仄

越後寺園高塚在天和園外蒸以盤錦魚腸、劍莖三言白帝塘其上塔曰白帝邱蘇州
志序邱者生公說寺法手又有吳王劍池

傲郭李一長技

國繪寶鑑郭思孝思訓燕山水擅名

返久危一故實

國繪寶鑑嚴書家家及沈唐位及文徵伯唐宣字伯暉去字子畏皆蘇州人蘇
文王置

山坑乾丹

蘇州對岸按序邱亦呼為山塘隋去煬帝遣陸士隆往江南採木造石丹風船散勇艘
明王次回詩街頭不度香楸葉但買山塘菜蒴衣

石湖串月

蘇州吳中傍伽山月十夜看串月或云陸雲第橋外出數有七十三樓說也亦云射闕外光射相接望如塔燈
田韻事吳愷通神事也謝惠連詩仰用布衣詩洋言妹詩布衣與神事

烟波畫船

湯顯祖牡丹亭傳奇雨後風片烟波畫船
佛燈譚一現五五主人
云二月十八夜六夜半月

浮家泛宅 唐書志和侍端元真子嘗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浮家泛宅往來若雲間

謝靈運之衣裳器物 南史謝靈運傳靈運車服鮮麗不物多故舊形製世共宗之歲種謂原宗

徐君蒨之官位考色 南史徐君蒨傳蒨有戴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之襄陽魚宏亦以嘉

吳中人王陽能作黃土 漢書王吉傳吉子陽能作黃土

疑智瓊必為神女也 搜神記瓊北嶺嘉祥中夜夢神女怪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名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

惟时也作膏 融露布果或功 融徵還京師其詞曰而止章奏誰肯參之融對曰皆臣等班彪

鎮陶侃武昌 晉書陶侃傳侃鎮武昌性儉吝在武昌嘗得甘棗種柳於府及施於民

人期殷浩 世說殷浩居在夏首歲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惑以下江左具已

皇甫嵩黃巾之戰未破彼才 後漢書皇甫嵩為侍衛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匪敗才于陽雁擊彭脫于

烏重允軍幕之中急需温造 唐書烏重胤傳重胤侍宦屬有禮重時有名士温造石洪皆在幕府

唐書烏重胤侍宦屬有禮重時有名士温造石洪皆在幕府

或薦拜金以行軍 唐書韓愈行表度宣慰准西秦愈行軍司馬

或舉馬隆以良將 晉書馬隆行泰始中將興伐吳一役下詔求材時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

雲以府允蓮花 世說王僧射儉高自標位高自比漢李膺時人所倫為蓮花思唐詩蓮花幕下風流

院允 趙草 胡廣陳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趙草書夜至直

丞相、帳難眠 丞相謝安去去四之諸濕論事思令帳中卧許之風動帳用安著曰前生

亞夫、壁莫入 丞相謝安曰此中六難得眠也 丞相謝安曰此中六難得眠也

且李勣不任於陵幕僚 唐書勣于陵信出為山鎮南第度使薛稷詞李勣居于幕府南教民陶瓦

劉黃肯為令狐信子 唐書劉黃信太和二年以米被禁良切論黃門太橫必危社考官莫敢言

乃閉馮衍、門 江淹恨賦敬通兄抵罪歸申里開關却掃隨門不任按馮衍字敬通

字叔揚雄、閩 漢書揚雄行時著以符命自立揚雄校書于天祿閣以詔叔雄之從閣上投下或死京師為之

何圖修陽年少吳公息而居
惜岳西德照雲生修陽之才古漢書賈誼傳曰南守吳公同其才於台

林下姓名王維已通天
台港通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杖井下王不敢隱因奏圖上依其言見

葛藤一雷破相曹嘉晉紀
因秀髮不稱古放還相雲倚柱後書霹靂雲女柱起自若

膝放一雷碑枕異苑膝放夏枕
枕石而卧雷雲在枕四解牙人莫不驚懼而放獨自若

爰我者以蘧條履底便水
世說蘇峻亂諸度匪敢履水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者去惟郡平獨以

惡我者喜容應驚翻王道
世說蘇峻亂諸度匪敢履水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者去惟郡平獨以

偉雜竿方想秋書
舊唐書宗祀鄂鄂今崔塔日占此因陳于金雜竿下侯羅及

而五雲猿脫籍待眾永巷
列女傳周宣姜后齊侯之女也宣王帝夜卧宴起姜后乃脫籍珥待罪永巷

則指富吳門一第四年也雲歸刺
和

予遊登州
持物志登州者及三交乃海市

雲五雲也

一船抱越絕、書越絕書不載者林美、中會稽袁康與吳平水撰記吳越之事

兩池陟蓬萊、一河輿圖輯要卷之十府即春秋年子三國首節曰蓬萊其地有蓬萊岡按徐興府志亦有蓬萊岡

一則子巖弟壑世說孫性之侄今移入向山川之美類云子巖魏秀弟壑弟法華亦崇梵也上若雲與雷

雲門若耶唐書若耶溪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路

一則海市蜃樓博物志登州春夏之交有蜃樓海市為城郭樓臺一狀

瀛州方丈博要時方志云入海亦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者在渤海中古人不遠涉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

愛我者謂李白逃名東海且收釣龍侯銜錄李白用元中相與宰相一版上題曰海上釣

勉我者謂元都再入雲門仙持符詔龍窟

寫真定而寫林林雲門及南華經疏西陳叔子守善女儀紀欲女善之楚材家有善心受知守款守忍不忍

其前并詩四首以寄之曰欲下丹青未肯先拈紫綬語已慙顏索真術覺醫凋殘淚眼描心易越越寫出難恐君作忘却時展圖看楚材曰之甚慙逆還借老

賦南征而最庭瑜

宋 唐書唐書庭瑜妻魏氏侍先天中庭瑜左遷陪州別駕魏氏隨夫一任中丞作南征賦

殆爾時以書未

宋

天送事長安任宗為愛相中女妻紹南外至長時所讀我因汝佳東海未必理相中欲免汝

韜秀每因訪陳

唐詩祀事王忠嗣鎮北京以女韜秀歸元載歲久欠輕韜秀勸之遊學元載乃遣秦為

乃辭望仙之門

秦 以別韜秀妻請偕行乃為詞風元載曰疏掃飢寒跡天衣志氣人休空離別淚携手入西

重踏京塵之路

蘇軾教江重踏京塵自江去前華正西開風月不為京華塵土

揚於陵其為李程月賦五色只一弄

國史補李程于元中賦日五色賦初出試揚揚於陵也程初名賦程示之文

駁冊中未獲寫而不作又之氏撰以謂主文者主文業其不也於陵曰當全場中有賦待即日以待之曰非賦元不可

吳武陵薦杜牧奇才阿房後好

唐書吳武陵在鄠試進士東都公婦戚祖道武陵最良至謂郎君方

對武陵曰不爾真賦欠選郎遂置牧吳某

蓋匿姓名于戶解、向咸知子慎

世說服虔既善春秋為注欲參考異同因在集門生諸侍遊匿姓名為列門人債作履每至講時輒竊履戶解問既知不能論已

稍共所生履短長列問不對何人然素司度名多忽然不明早往及未

逃身命于水、卜重困席成也

世說鄭元為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古侍授而己嘗舟海天下合

弟古莫能解或有祖元能者融台令身一轉便決泉成駭服及元

指方干于寒山

指鑑湖為博士

詞統陸放翁一夕夢故人相語曰我為寒山博士鑑湖亦置夜思我去矣君能暫為一月得臣

于壺七不憂也遂以符記之曰首歸解汗向書每因囊粟嘆侏儒不知得于寒山得

五零居越又二年矣、淵明感孺仲之言、陶淵明誡子書、常感孺仲賢妻之言

興公能賢妻、一語

世說日中與書曰婢孝與公太厚人及面初賦叙之卒乃妻老此道與風流久矣却感後賢

王仲川誓墓終身

何休盛中興書至氣之与王近志尚不同述脫影授不檢校會務郡中女曰夫美哉之感慨

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誓朝廷女誓若不復徵也按義王臨川人

五 鸚 侍 語

白 松 乘 風

課 綠 衣 誦 秋 水 之 篇

教 春 風 習 甚 鸞 之 字

班 昭 女 誡 彬 者 成 書

蕭 統 選 樓 成 婦 婦 氏

依 劉 向 列 女 訪

笑 馬 融 徒 知 女 樂

于 是 管 絃 絲 竹 以 特 進 一 心 聖

珮 色 釵 釵 為 宣 冬 一 絳 帳

楓窗小牖高宗在建康有紅鸚鵡鸞來集行在承塵上呼為鸞是有一金牌有宣和字因送鸞書之以此鳥
霍小玉侍李生至小玉家西北題鸞鸞名久生入鳥侍鸞曰李郎未急下金魚者
許有壬述林慮記支提龜山門有白松枝葉皆異又天仙閣記殿後白松如傳粉

夫身舒息宗宴近巨海及在子忽命時秋小至則得衣翠鬟小女僮也能誦秋水篇
揚州教吹詞序文選樓在府城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昭太子

揚州教吹詞序文選樓在府城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昭太子
按劉向著列女訪

揚州教吹詞序文選樓在府城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昭太子
按劉向著列女訪

揚州教吹詞序文選樓在府城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昭太子
按劉向著列女訪

揚州教吹詞序文選樓在府城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昭太子
按劉向著列女訪

揚州教吹詞序文選樓在府城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昭太子
按劉向著列女訪

揚州教吹詞序文選樓在府城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昭太子
按劉向著列女訪

揚州教吹詞序文選樓在府城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昭太子
按劉向著列女訪

舊唐書女學氏宋氏侍著女論
按送石崇捧美姿容數十人裝飾不相分別使翻風為倒乳一珮
金為風冠一釵有扇台不呼姓以龍佩厚祝釵色玉為鞋居前
金色豐者居後

江三万仔里凡山水一相不秋时李思训亦以山水擅名亦寓于大同殿因画景月一
上曰李思训景月之功只送子一且之迹皆极妙物

或十斛以易寸钱

或万钱以成一纸

宣和画谱薛稷画马忽一夕有人朱衣冠扣门称我鬼使也问君善画良马欲赐一匹稷立画焚
之他日有送百獐来致谢而薛莫知其所以来是其所谓鬼使也

庶哉子夏祀一竿一竹西凉十锭一上无矣

秋室蒔花诗廊坐月

横塘泛暑

范成大横塘诗南浦春未绿一川石榻朱窗雨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初雨垂杨绿

偶伽旣雪

福州志

免安市塵旋思山澤

慕峨眉而止陸通

高士侍陸通字接輿楚人也楚王向陸通賢往聘以夏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我豈老連云哉
門外車跡河梁之命飽不暖世且矣不知老之予且夫負釜斲妻戴能遠蜀哉吾山

緬麻門而隨龐德

長安書龐德公信據其妻在登鹿門山因採菊不返

江圖書

殆不笑李衡依魏種橘約種橘于武陵襄陽記李衡嘉州人自志其妻習氏之衡欲治家事其習不

實則羨高柔柔倡池終詠川言築室柔玩爰更有終焉之志柔

則重寓吳門又四年也在柏山莊為湖墅春思南守種花地无詩人取歸

錦橋運停舟子散花樓上結樓居者雲集于哲之曰我之那哭殆在是矣

以嘉慶十年九月日養病杭州者書王侍史書賜正此定亦哭方日

王子敬借宅之竹世說王子敬嘗寄人空宅在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類爾王謂亦良久直指竹曰可

鄭康成借田之耕女故也良辰書鄭康成任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

是行也能就眠自寫山莊宋史李公麟傳致仕居先拜意于養眠山岩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室

知伯財才為畫累名畫記李伯時工畫馬嘗見大僕麻舍終日縱觀國馬至不暇与客語云畫馬在必有全馬在

零既拋擊之乘知西京雜記揚子雲常依鉛提繫之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神補輜軒

余亦市苦而擁來

南史衛陽王義季傳嘗大免于野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斤之老人擁耒而對云

傳赫寔室不游自污南史書十州侍彬性好飲以瓢壺瓢勺抗皮為有自稱十田居婦名為傳赫寔室

十田居何物自穢又上

魚池名何

南史顧歡侍靈及之享章隱居廬陵前有池養魚時一弟未取食

鳥就掌喂

南史顧歡侍靈及之享章隱居廬陵前有池養魚時一弟未取食

榴花避秦

花史福州府城外東山莊種者甚盛迨一鹿入石門內有雌犬烟欠一翁語云此避秦妃留所可

烟波志和

唐書法志和侍帝賜志和奴婢名一志和使配為夫婦奴曰漁童押曰推芳漁童便捧釣取輪苦盧中鼓棹植青便蘇南蘇桂竹裏之英萃又志和自號烟波釣徒隱家

順昌山表不識照室

注宅往來苦雲間

武陵原中鳥和晉

南史陶宏景傳國家每有大事無不以前諮詢時人稱為山中宰相

或以為山中宰相者樓而居

南史陶宏景傳國家每有大事無不以前諮詢時人稱為山中宰相

或以为白石为雷云字则矣 按僕耆翁均侍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内府敕赐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

此子孟先 悼夫西由家吴绝越一舟入一霸陵也 按僕耆翁均侍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内府敕赐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

乃共入霸陵山中耕稼为业 明年之属余为一雁宿一担状天台之境 宋李册会稽赋五言章奇于雁宿四照疑秀于天台雁宿天台为浙

语人余曰春山如履一岷山如競秋山如病冬山如定 郭熙画论春山淡冶如笑夏山苍翠如滴秋山明净如妆冬山惨淡如睡

子不谓去访仙 巖滄浪诗话人言李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身

我何争 特序遠歷代名畫記典型为首序 精神故推送子御協调古操微功我

师人不出造化 五谱王洽善画每经甜笑以墨濡唇因得正肺袖手拍胸女形像为山石林泉随爱像若造

游山必有情 南史刘融侍尤爱山水登危履险必苦曲匿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清勝

苟疾痲、可待何死生、者命

我因子而投看 左列女傳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林生焉老萊子之門老萊子微福王曰願受先生之志

子因我而墮甌 後漢書郭太傅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曰其意何也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梨園一本 太真外傳黃妃生辰上命小部音樂小部并梨園法部所置凡十人皆十五以下長生殿奏曲

黃巢一棍 此在中紀中記周元中呂翁經邯鄲有盧生同止于邯鄲人言燕黃巢翁取粟中枕以投盧生曰枕此者必願榮通但身身虛生必女言覺身入枕中而登第第出入將相五年榮盛無比一夕卒遂還舊居翁在旁主人黃巢高未幾也

知萬歲鄉一封君 晉書羊祜傳武帝平吳追思祜之功不及封爵乃封其妻為萬歲鄉君

能孝于武掩山之石鏡子 帝穆羊陽國志武掩山之石鏡子武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後蜀王初為犯未成物故至哀念之遣子于武為之擔去為此作塚也數畝高七尺綿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年三十者六年一日以梅為聘以桃為媵 中尉送我四十年文字功名以此興

抑德戒我十二年 尉號五眉情性弘 世說前蔡文姬傳情婦至為冬月掃病熱乃出庭中自取

反書此歌付歌為婦蓋眉長安中侍從飛眉吃

按古吳缺監婁 左傳白季使吳吳缺執其妻歸之敬德相待為實列女傳監婁先死後復以布被手曰老欽曾子曰何引其被則欽妻曰斜而有存不為

正而不為也

接輿采子

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楚王因陸通賢往聘要送而采曰不如去之于是夫負金妻戴冠陸子列女侍采菜可耕于菑山之陽諱於王王聘其妻戴金采而采曰妾不能為人臣制投女看菜而去

此所以為賢全其隱名乎諺幼習太史公縱橫一書弱則學百家之執

海劍學百家執

善歸人一集隋書陸籍志婦人集二十卷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厚撰

愛英雄一記隋書陸籍志傳本英雄記八卷王象撰

而高室朱文藝心納訓舊唐書房尹知常傳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器授之自是日益開朗其

東裝畧藝曰非君手不解直言然二十一年還封帝完也

勸樂軍以斷穢即中道不歸曰果斷斯穢子采羊子及登侯卒業

易李固以負心及以漢書李固傳固父為三公而固步行負心及千里還師

雖越姬不免抓狂先一記列女傳越姬楚昭王姬也楚王為漢女又昭王宴遊越姬淫王曰願子生死若此姬曰君三棄

不難婚曰妻請往王死以夫若其游求不獲敢赴命今君至復禮國人信為君死况妻子
妻欲先死狐狸于地下遂自殺

毛元德以蕭艾負氣世說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孫寧為蘭子蘭催王折不作蕭敷艾榮

卒一都趨門下者多性介世說謝太傅與王度共詣都趨日肝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
能為性命忍俄頃注日趨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种放山中種有田園世說補种放字明遠少孤孝母隱終南山琴尊自適自號雲溪琴侯

生予所讀北月陂面墮而石霞墜考

兩妻二十四年一助也

雲修終之言曰名大則攻才大則窮

余聞女史出阮脩劉巖四十無妻而王教神訓為一及娶者只免字

以某年日晉書阮脩修居貧年四修妻有室王教等欲錢為
下婚皆名士也時蔡之者入錢而不得于湖墜馬墜之散花樓

嗚呼此盤古未妻何原合任昉述異記古說盤古氏喜為晴忽而雨吳楚之間祝盤古氏夫是陰陽
三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蓋

圖書

是蒙爰男女何女重生
博物志蒙双氏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于北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類二頭四手是謂共双氏

館

空呼旱媚人不將二軍
欲招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後者曰鼻媚女後子思聞之曰此女

及死徐排我不知三排又祭
男聖廟者俾付其曰排通琅琊王叔英吳郡性懦在海徐排並有才學排妻文程情拔排乃徐知子為焉安即卒表還京師妻為祭文祠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燒此文于是潤祭

銘曰旱亭西秦亭東
唐書地理志魏唐初有旱亭山祥符時旱亭今屬仁和初在和東北二十里

曰花馬媵曰半道虹
祭章雅志馬媵藝苑如藝粟往之能祭非時之品

伏勝書班
漢書伏勝傳勝年九十好文帝使晁錯往受尚書伏生便女傳言故錯

義成者
漢書崔駰傳父家之母師大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初以殊禮賜歸義成夫人

宣文論語

舊唐書女學士宋氏侍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君子且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男士家著

著書不勒丹青則神

女曹方大一家如管夫人

後漢書曹世叔妻何氏世叔同郡彭之女也世叔字多才帝召入宮令其母何氏與世叔共居世叔為

三十二相蕭果鑄像

隋書禮志釋迦牟尼佛當周莊王三十九年四月八日白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

菖花樓中散花供養

雜摩會中天文以天花散諸菩薩

桃花九品梅花九命

元人詩歸節梅也信之助子萬樓上結樓

唐羅虬撰花九錫文

卷五

朝野類要內宮祈禱賜香于

浙江

第五煖墓誌

古一善嫁女者開一窗而自送

王仁裕開天遺事云蘇州有女二人于歷事歷間南一橫窗飾以雜寶幔以

牽五絲而得

開天遺事宰相張柬之與貞貞欲納郭元振為婿元振知公有五女未知孰配始得之其公曰五女各有妻色子風骨奇秀妻欲令五女各持一絲于腹前使子取便得之曰者為婿元振隨然從之遂生五絲

媒物之言婚姻一賊也共掘死火

孫曰第女有妻色公十信宋與伯娘仔馬有司後曰公早出伯娘曰不可為司也婦人夜出不見

貞掘死水良史傷

列女傳楚昭王出遊富夫人于漸其堂之上王問大水大使使者遂夫人忌持符夫人曰大王與官人約命曰若若必符合便不持符妾不能送大水王而死孫曰貞娘

春秋所由死強委禽字

左傳昭元年鄭徐多配之好美公和楚聘之公孫里又使強委禽焉

余自金陵來山陰也指青衣而識狀

南朝齊書尚書李朝牧江淮日進書盧儲投書來陽李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乃赴公守視事長女及并見文妻尋擇

數四謂小者衣曰此人心必為收斂者公問之深異其德乃納為婿來年果大魁天下

寡車帷而守小宗

魏情集宋祁字子京與天郭文並稱為大宋小宋子京過稱街達內家車中有寡車帷呼小宋者子京視之稱人也作鴈鳩詞云有劉郎已隔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云句

魏獨得女拂曰淡澤青子月暮鮑宣是鴨一高妾亦從少月孟夷一可也

後漢書列女袁氏妻徐汝南袁氏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中有才辨融家世世高第袁氏及而
成禮陳同言歸奉其君而已曰乃過珍麗子對曰意欲重愛不敢違命君若善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
從孟少君之事矣

翁曰曰後晉書矣段元妃不為凡人妻段季妃亦不為庸人婦也拂皆笑而飲之

考其英容垂髮以付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慧有志操嘗語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為庸人婦

越明年予送天台歸七孀子而不婚其一曰視美珥而在因勸其立為夫人

聘三夫人而未娶文選後漢白皇后紀論李善注曰齊侯之夫人三至姬齊美蔡姬皆女子

見翁于會稽、東郭不知嚴光之志在梅福也

胡三省梅福字詵永嘉徐題子陵尉其堂云梅福神仙也新和是婦翁子陵為梅公婿侍記不載其必有其本

樂廣之心在術珎也廣字齊輔人其之友術珎是廣之婿並有海內之名

原言諫余便余還范雲之剪刀南史范雲傳雲幸于竟陵王子良江祐求雲女為姻酒酣中取剪

須時山陰夜雪朱百年送掃天晴

晉書王徽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戴逵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

貞物之無言賈大夫如阜不笑天

左傳世四年楚滅息息將歸生堵敖及成王來高吾婦人而事王夫誰勿能知其言

白余已一舟桃葉渡以公車矣

古合禁冠並皇敵以愛妾名桃葉而敵之陸倕作歌以送之曰桃葉渡後桃葉渡江不

虎拏擇損

南堅志我與山陳氏商春有虎咆呼于門置一物而者乃肥野也及夕扁術一少年女至雖不履正敗而猶新

鴛鳥亦娥

楚詞中騞甚一信靈方兄有娥之供女注呂氏者娥有娥人有美女為妻焉其心而後有

錦瑟夜啼

李商隱詩錦瑟無端五十弦舊注錦瑟乃牛相國僧孺之青衣

玉樓曉哭曰吾死必以拂去之文之吾寬也

李賀小傳將死書其目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呈上

明年偕只拂英翁松其去之人振萬

左傳楚子元欲整其夫人考斃于宮側而振萬焉

共仲內淫

左傳內淫二事初共仲通于宣姜宣姜之同公一載衣姜子也

三月歸寧一鳥姑惡

此婦寧寧父母惡姑不惡妾命存此句可以泣鬼神行苦雲間其聲甚夜不絕意有惡之為此婦三

來也若惡鳥凡鳴則有姑惡也

閔輪而抱嫪毒史記呂不韋侍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升乃私求大陰人嫪毒為舍人時繼倡乘使毒以女

瞬目而不拾感振列子周穆王西遊有歌工人名優師而造能倡者復歌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王言感嫪並現之技

如楚之

楚越姬禮義列女傳楚姬楚昭王之妃越王勾踐女也昭王宴游越姬從王曰願與共死若與姬曰君王書越

班婕妤修正福漢書班婕妤侍起元莖諧告許皇后班婕妤好扶媚道祝詛以宮警及至王許后坐感考問

橫遭怨耦左傳佳耦曰怨耦曰仇

殞陷貞免漢書趙主侍殺子盾曰公若元氣去體貞免流散

怡之揮匣沃望希圖怒我懷左傳傳王二年公子重耳在秦三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李在

死之粉筆書成屍歸陰左傳書陰瑜妻侍叔川首殺女名采字女蘭前年十七適陰

瑜卒同郡都矣妻服采許在陰到都代乃救合

左右辨裕改入室掩之而折者麻上曰尸還陰二字未成懼

有來者逆自強也

報仇

初令受賊狂夫道死

漢書尹氏

漢書尹氏安少年羣輩殺之

受賊報

摸金、尉初來

陳琳為若紹討曹操檄特置發印中即摸金校尉所過處實無不露

淘沙、官已諾

劉豫事通濟兗兵主事王統程此反問強鞫之果出山陵中全人發掘時曰之際遂置日南淘沙官若掘所陵括取棺中不銀等物上代陵寢及民間塚墓身有免方

發墓而婦女桓蕭至忠死已忍矣

唐書蕭至忠侍奉后嘗謂女弟洵甚至忠孀女冥婚至忠女妻后舅崔從體子無詔而命合禮帝幸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舅婦

乃幸氏賊遠發韋洵壘持其女桓歸

勢券予出手跌斜律光生不痛哉

北史梁陵王百年信百年身出作姑息字陳甯封以奉孝帝大怒使自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者珠為子南律此解禁

氏見帝于京風堂帝令人申百年法量且去其打氣息思此日乞命与阿辰為奴遂斬之妃把珠哀節月餘亡免

幸子嫺都童女保者真身

收謀書商公王信初南嶺局安同即其重字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貌不出

相如完人眠歸全璧

史記趙同和文璧奉昭王信以十五城易璧趙使蔺相如奉璧入秦相如只奉璧與
城竟乃留秦王曰無有瑕指璧指示王使授璧相如持璧却立係在秦廷秦欲以璧擊相
秦王恐碎璧不敢逼相如乃使人回信璧歸趙

薛瑄英勝衣一骨為着沈情

杜陽雜傳元載寵姬薛瑄英衣籠袖衣一襲重至一兩博云盈握瑄英
體不勝重衣乃于異國亦之

戈小娥紅玉一炬依紅雲女

元氏掖庭記收帝宮婢惟戈小娥體白如玉若水以花含露紅雲女
曰此天桃女也呼為雲女桃夫

蓋其于婦好日洗斛度亦散灰局

此乃唐書李益得益多猜忌防閑妻妾有散灰局戶之說

雖陶嬰名有賢雄

劉向列女傳魯陶嬰妻夫死守志不嫁二作惡曰悲夫苦勸之早居居七年不
改不改與同夜半悲鳴苦思又故雄鳴呼悲哉死者不可忘我鳥尚然况我良雖有賢雄

許郎家未亭祗也

志許允侍妾曰夫若曰允妻阮氏賢而現允始允愕然交礼畢去後人竟妻遂拜
之有客姓桓妻曰是以桓執收勸之入也及而桓果勸之允以灰使起妻捉裾留之婦曰
秋婦一服之惟容更好色不好德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不傳金口合翠

持物走王與合翠與珠兒孰不別表三有女必娶娶周率記翠兒女翠按耳同皆
寰宇記臨江府有蕭翠翠相傳吳武帝過此一女死鑄金為婿而合葬焉

余殘魚子以亭生換一死拂知一子

吳郡春秋吳王闔廬與夫人及女合蒸魚王嘗半以女女怒曰王合我
殘魚子我三不思久生乃自殺

誦女師法象篇 誦書外感符便行誦符及竅能德象女師之篇位師古曰竅能德象女師之篇

紅冰碧血

王仁裕用天送事揚太其初入宮其父母別淚成紅冰
莊子外物篇而甚宏死于蜀夜其血三年化為碧

嗚呼火嘻宋廣傳不至之指身左傳有鳥鳴于其社誌之出甲午宗炎伯昭平待母也

水逼禁臺使之音符列女傳楚昭王出遊及夫人于漸臺之上至問大非至使三者迎夫人急持符去白
大王宮人約命曰若必死符令使不持符不能活大小至而死謂曰貞姬

常年遊而疑我為安東笑人世說周淑作安東將軍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者富足而男子不
在有女名洛秀聞外有貴人共一婢于內室寧年作數十人俱會亭
事精辦不問有人意密視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因求為妾生伯仁
兄弟

今日射廣厚何家是崔君府裡披神記盧充家西有莊中府塞一日出獵射廣厚至三不覺入一高門進見女
府且得府君少女為婚故相迎耳書示充使女出共好三日畢崔君曰君可

歸女生男力當相送生女者當以養便送別收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兒于有猴車往開其戶見
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還充又占之在死

補上
亞夫漢書周勃付財由出入寇亞夫軍細柳君幸細柳壁門不閉前馳曰天子自至又不閉上使詔亞夫曰吾欲
勞軍亞夫乃信言閉壁門軍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

王推預卜蘭室通水遊談王推預上為定名曰蘭室置石榻刻石于其上

顏清臣自作墓誌唐書顏真卿傳真卿字清臣真卿度必死乃作述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

杜子夏臨終刻石駁之衣也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西里臨終作文曰歟即杜鄴志忠歟大馬未陳苑先葬西路骨肉歸于后土氣歟身不之河必歟即然及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為冥息及死命到石埋于墓側

晏字仲瞿一名良士吳郡由拳村青人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由拳巨邑也曰古三橋也宋史者宗紀生于秀州青衫牘之官舍按此故名秀水曰

私心規中秘宮後陽市肆書後漢書王充傳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學村十年老冠恂淇園後漢書冠恂傳恂內時移書屬和講兵肆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

年數歲祖甚聖小北史祖盤傳年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習學盛內外就屬呼為聖兒

性堪神童後漢書性堪傳年十二受業拜安志美行勵諸儒號曰聖童

凡收急就元者一篇漢書藝文志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成帝時黃門令史游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八法六技史籍錄漢書藝文志史籍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八體六技

然糠減味

南史張敬修夕則然糠然糠自煎論語考以識孔子後易章句三危鐵植三折漆書三風

斷盡前竹

南史范仲淹傳後苦于長白山雲斷盡前竹以自給南史鄭灼傳家貧抄我流以日繼夜筆毫老每前用之

桑承亡羊

反僕書鄭灼傳孤八歲為人收家徒游書屋白宮過徐子感門因無父於宮中居甚久既宿主怪不還求去得官後晉書王育傳少孤多為人傭牧羊每過市必歎歌流涕有股肉折其痛甚書忘而失羊

忘美少羶肉

北史王劭傳劭為廷史用思既專性頗快每至封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積徒所噉劭勿之覺惟羶肉少致討厨人

減油置燈

南史沈約傳約為廷史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帶生疾常責減油減火宋史謝慤傳慤在任時書至夜不寢置燈帳中帳頂五墨色

飛灰節燭

北史祖瑨傳幼耿著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于灰中灑火庭逐使僕父母寢睡之後燭火讀書北史即茂傳就國于助教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

陸士馬據鞍

周書樊深傳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肢體終不臥

穿林升屋

秘史魏書自叙收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材陰風漏板床為之銳減齊書江泌傳泌夜讀書隨月光而把卷升屋

異書借抄

南史劉孝標傳若所見不博問有異書必往所借若何崔暹祖謂之書樞北史裴安第漢傳借人異書必躬自歸本白至于疾痲痛年白宋書裴安第漢傳

裴安第漢傳借人異書必躬自歸本白至于疾痲痛年白宋書裴安第漢傳

官書竊讀 神念順宗實錄陽城字元宗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館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書

夜不出 北史呂思禮字世學有才雅務兼軍國書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若以執燭之燈夜有

整枕夜讀 范祖禹每司馬溫公因木為警枕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讀道邊碑 魏志王粲字季羣與人共行讀道邊碑因便背而誦之不失字人因共局壞粲

復圍碁一局 注見上

如是多年而陸澄辨為書厨 南史陸澄字世深為碩學諳易三年不解久義頗撰宋書竟不成

李善祿為書厨 唐書李邕傳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詞故人稱為書厨

免而擊弓逐走 漢書徐崇傳陛下逐走數射飛鳥宏博是之圖從淫逸之歡

調矢射飛 注見上

學大黃于飛術 史記李將軍傳廣身自以大黄射中禕將注幸昭曰角弩之黃而體大也

列子甘蠶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術射于甘蠶而巧過于只歸

浙

書

師參連于由基
左傳呂詹射共王中目王台若甲是與之兩木枝射是詹中項伏強以矢後今
新刻周禮及傳注五射白矢參連刺注彙天井儀也

七百里平秦一馬
北史余朱文略嘗遊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此房乳各有贈賄諸王亦聚寶物以邀之夕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僕服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

三十萬迷香一握
雲仙雜記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方有迷香洞神雜祝瓊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夕以閉門美待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士人馮垂客于史鳳交臂囊有錢三十萬盡袖之得迷香洞題九迷訪于照春屏而歸

嫁女欲日以為婿
唐詩葉華性孝鄂初赴舉聞鄰女美求娶遇有爭娶者女家為詞乃曰倍錢百萬先玉者好之兩家具錢同日而娶又言為詞曰請各賦一詩以為優劣鄂乃得之

美人書日以為妻
吳志呂範信範中有容觀姿款邑人劉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曰白觀呂子德寧于當久貧去耶遂與之婚

登塲之規宋玉
宋玉登陸子好之規巨東家之子嬌態一笑忽揚城迷下蒙然也女登塲觀巨三年至今去并也

金枕之薦陳思
曹植汝神賦注引祀曰帝志植甄后玉體金塲枕植不覺泣時已為身居後死帝志尋悔因合太子曹芳娶甄氏仍以枕資植

驚危往歌月倩遊
南史徐君倩侍有時載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襄陽魚宏亦以豪俠稱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書

衣裳器服靈運奢侈南史謝靈運侍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

子狂白三十萬一主者矣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兼寄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乃成此子

工會稽探禹穴史記自叙遷于南浙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登東山瞻碣石東山見碣石欠禹文北史齊文宣帝死靈碣石臨滄海

經途三千行年二十而時也先王羣玉山移玉信乃循里水至于羣玉山先王之山

渴者飲也漢書成帝時以書殿散使渴者飲使渴者飲陳曲不微造書于天下

麒麟天祿蘭臺石室秘職林漢之國籍所有石渠石室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之秘書及麒麟

華林總錄南史武皇帝命許學士撰華林總錄

不專文林富後漢書馬嚴傳有詔留仁壽園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靈威洞庭靈威洞庭靈威洞庭

靈威洞庭

宛妻天承一袁吳越秀秋病傷父功不成乃按黃帝中經見聖人取祀曰在子九山東南曰天承山師宛妻

莫不準劉歆七畝其名漢書七畝文志劉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于皇德厚書而奏

在王儉蓮一府南史王儉用原果為樹收軍蕭勳與儉書曰原果行在林中依吳書曰大統

余乃公年于次道春飲一坊世說補宋飲末次道家藏書多善本任者明坊士大夫喜讀書多

依溫公澹香一聖困字征司馬溫公時玉獨坐園危坐懷去貴堂云草妨步則雜之木礎冠則

取承卷為樓宣和書譜李磈家世藏書多至散萬卷時號李氏書樓

積石為倉拾遺記曹曾積書萬餘卷及世亂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貯書世號曹氏書倉

是名搜海錄四庫書目海歸研事二十二卷宋葉廷珪撰

夜寫巾箱宋書衡陽王鈞傳鈞手自細書五種置巾箱中以備遺忘

居王導一定七年不出園晉書郭傳王導問其名道人迎之文居導定七年未嘗出

抄陽城、書六年不出房

順宗實解陽城字元宗好學家貧不能以書乃求入集賢館為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年不仕

夫然及朝翔金陵仇佃建業

金陵建業注欠哀江南文

雨花臺城

山望驛考皇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于金陵感天雨花天厨獻食因築雨花臺南史吳武帝紀侯景亂陷臺城

長干采石

亦有長干行世長干在金陵城一玩志采石磯在金陵城外昔李白嘗乘舟共此在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者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即此地也

子何東言背之心

漢書世世侍上行幸西東皆亡書三匿治向莫能知安世知具識其事以博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登凌烟之補

舊唐書蔣文傳上將登凌烟圖見左壁缺刻文字残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即名又至世以此聖歷中因贊臣皆記憶即于御前奏頌以補其闕不缺一字

李賀唾地

雲仙雜記有人謁李賀欠女久而不言唾地成三賦而成文三篇

任昉脫

北史崔暹行賦園城三百日長謙讓者件賦不報凡千鈔千鈔紙

賦入圍城

南史王僧孺時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剡燭為詩文美曰報燒于燭石成四韻何誰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為賦賦成

詩叩銅鉢

南史王僧孺時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剡燭為詩文美曰報燒于燭石成四韻何誰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為賦賦成

愛止此整性同麟雨春忘松雲狂迷人飯宗則一不案于仕官也

李白上安州張長史書侍劍慷慨氣干虹霓月夜千金日安長屏若出羅殿馬入羅玉款
又書送許州監丞二年都序夜送舟之役在清月之酒談元賦詩通具數月碎若花柳棠棠乃江山
南史宗測侍詔徵太子舍人不就豫章王疑徵為秀軍測答曰性同麟雨愛止而整者龜松雲
狂迷入為從定嚴流有楚狂者以豈空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

性不載登科記 五代登科宗靜思著

名不入翰林志 蘇軾南都子詞遊人都上三樓海鶴西塘集著為後序願禧補注東坡長短句

青溪一樓十三 蘇軾南都子詞遊人都上三樓海鶴西塘集著為後序願禧補注東坡長短句

平山一樓廿四 揚州志平山堂觀陽修建社叙功于四樓於日夜王人何原教以氣恒于西樓在揚州建

逐抗棧雲泉巾書于駕者一樓 揮塵行談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與妓陸氏狎象山青之希孟但起
蠶謝希孟他日復為妓造駕者樓象山又以為言希孟將建樓且為

作記曰象山曰樓記云何謝即占首句云自逐抗棧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于男子
而鍾于婦人矣豈然也

信翠儂兒學女信于双飛一寺 清果錄志煜在國微但家遇上僧此布煜遂為不速之客
垂珠大書右駕海野低唱儂兒信兒大師駕馬寺

書

巨傳持風流教法僧伎不知為誰

陳季常戎裝駁馬細女遊山

宋史陳慥字季常自號龍邱子居黃山嘗以遊三侍女戎裝駁馬

端

杜牧唐詩紀事杜牧為御史分治洛陽時有司徒李應開居後復其家多洛中名士咸唱三季馬命朝客杜牧造客達意願與斯會李應邀之

杜獨坐南行燈目注視引端三層

杜獨坐南行燈目注視引端三層

時或司徒牧宴洛陽之名士借未

注見上

時或康海以比琵琶性董一牽引畢至

明史福原海侍海字對山在維揚常與妓誇一重慶驢合

方將以金進北園為狂生二三山

虹橋新亭為狂人一第

江南道志金山在鎮江府城西七里在江上名金山舊名金焦山此山名金山

虹橋在吳江門外一第

而乃棧絲替能得僅者故妻

梁府雜錄王肅在江南謝氏女及至魏高陳留長公主其後謝氏為尼未奔作詩贈肅曰本為薄上藉今作中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此

竈突風吹忽焉喪偶

以僕書方按李固南信周南明于風角女亡賤家祿為申孝人妻若詣羅室婦使承

增陶謙者豈止廿公

欠上一公而幡于竹馬注

相陳平者不徒許負

史記陳丞相世家平婦高人貧負女有五嫁人莫敢娶平欲得之負見平隨平至其家負却窮巷以

約七姓以婚

因隋唐傳嘉話高宗朝以太極王范陽盧繁陽前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特

感一人為箕帚

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今此季相願季自爰臣有是女願為季如其帚妻

晏公一愛也方兒托于希文

名臣言行錄晏元獻為相求婚于范文正文正曰女若嫁官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多以富強者托仲淹于希文

山谷詩文逆兒還于師厚

漢書宗謝師厚兒黃山谷詩曰得增此是足矣山谷詩曰自往尺謝公

論詩曰律呂

折

王子敬山陰道世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柳登東床

世說柳太傅道門生占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欲信君往東床任意擇之門生歸白柳曰王家少郎亦皆可去矣向來見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以不問柳公云此正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按太傅即柳登丞相也

顧長康會稽山川

世說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子山競秀高壑多流

秘合女酒

秘合南方草木收南人有女被歲中大誤遂既雁保冬腹也瑁付中具居每中器因其上瘞腹中其春歸亦滿不復發其女將嫁乃將腹取法以供飲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

特以爲劉濬夫婦住遊山

宋書劉濬之傳濬之妻不慕榮華與之共安檢書雅好山中一旦携妻子泛五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葍服食

高柔買妻終焉歸

劉高柔世說注高柔妻卒之婚胡母氏文姿之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愛

白執知漢武帝元光初歲年端忽舉孝廉

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月丙令郡國舉孝廉

元光初武德三年舉世不成進士也哉

按通鑑隋煬帝大業三年始建進士科南唐進士有甲乙二科自唐高祖武德三年進士惟乙科而已進士所試全通考甲乙東唐四

舉應奉將帥才

及唐書應奉侍武陵靈反叛連年治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

帖力云

薦龐參軍相器

及唐書龐參軍入爲大鴻臚爲書僕射虞謝庶爲有宰相器能順帝時爲太尉解書事

李倉曹人物志
唐書李倉曹素侍嘗與唐世南轅人物辨為

物乃得此名然非雅且目公宜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謀臣籍吳代稱為五種司今日倉曹為人物志可矣

或重崔所出魏科
李華崔所出李華及所字若冲進志澄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

或擠李戡以下第
唐書李戡侍戡字勝始進士及崔盧位史留署掌書記德憲不軌戡意欲歸後

或欲以固毅曲實府文序
以漢書實實府班固傳毅之徒皆置第所以典文章

或欲以令孤為太原書記
舊唐書令狐楚侍冠也進士第李說兼嚴毅郭儼相繼鎮太原高又行

予方視許石門如鷗鳥
世說佛圖澄與諸石進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

亦且望霸上軍如兒戲
漢書周勃侍亞夫軍相柳文帝帝軍亞夫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

以是拜琦及第五色雲系
宋史拜琦侍弱冠舉進士第名在第三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現

孟敏又名一甌墮地
以唐書孟敏守叔達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

已破矣攻之何益林宗以此果之

馬拊便面 漢書世故侍為京兆尹時罷朝會過立馬韋甚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車駝塵尾

塵尾通如記王守真曾夫人性妬嘗持刀尋殺守真恐死密出門徑恐或遇以左手擊車轆右手提

郭丹之心付未買 後漢書郭丹付位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素便者車終不出關

終軍一縷已事也

漢書終軍居南詣持士身入因三吏予軍燔軍曰大夫夫西遊終不復侍送之乘檣而

支郎惛恥以軍功取位 後漢書支郎惛過積弩將軍傳俊東也揚州上惛為將兵長史揚州

崔園奴以執戟受職

後漢書崔園奴自負及執戟後兵書有陸儆守留之志嗣元仲以終謀射策

嘉慶元年獍賊橫行

後漢書朱嵩侍病值弱主帝應獍賊放命如穢善公投袂之武在

都丞洽慙

晉書周啟付河朔蕭條都丞洽慙

時也向快即之弓馬山三獨袪况

南史此故秦不以武業自居好讀書補子史諸吏部尚書褚彥回甚異之

應三勇士一語去不徒師德

夫使位軍 德付後葛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林纓乘應詔高宗假朝散大

余亦謂班超等視亦有丈夫

後漢書班超傳超等而嘆左右皆笑超曰臣妾知壯士志哉行詣相曰然余臣布不許生耳而帝封侯萬里云外超由家情秀久帶苦拔等嘆曰大

呂蒙從軍且探虎穴

吳志呂蒙傳少依姊夫姊當年十五二弟池當蒙賊蒙謂母曰負賊難而身居賊中

之其親其客士軍門心田實

漢書田蚡傳蚡娶為丞相蚡為太尉蚡太后弟黃老而嬰幼短道亦言太后不悅乃免丞相嬰太尉蚡以係家居雖不任職以主太后故親幸數言多效

翁歸全才文武心東西一別

漢書尹翁歸傳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而至平陽老翁故吏五六人延年執臨令有文者更有武者西問數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

乃嘆蒯恩勇士往了寫弓

宋書蒯恩傳恩字之且高祖孫恩充馬士使伐馬窟恩常負大束兼倍恩恩人每捨恩于地歎曰大丈夫寫弓三石孝乃充馬士

索請詩卷鳥能廢令

且朱雲、劍請上方

漢書朱雲傳臣願請上方劍斬馬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屬女傳上問誰對曰此馬

少游、車乘下筆

後漢書高援傳謂友屬高援弟少游云哀吾姊快多矣老曰士生一世取者不令裁且乘下筆車騎款段馬為局按更守懷甚強里福善人是夫

比杜少陵東下姑蘇南尋高穴職有由歎

甲千秋一言 漢書甲千秋傳特以一言悟意自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阮千里之三詔 晉書阮瞻傳瞻字千里嘗見司徒王戎曰聖人考名教者在自然不肯同異瞻曰將與同戎

之痛諺陳琳 典略陳琳字瓦璋草檄成文成以呈太祖太祖先苦即風是日疾瘳卧讀琳作會然而起

焚山台阮瑀 三国志阮文士傳曰太祖雅同阮瑀名研之不應逐足迫但乃逃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

居吳三年有送我書書曰舍拉往之仕途棄終南之佳處 唐書韋處用傳司馬承祿嘗

乃韋忠穿司衣一聘 曰此中大者任交承祿徐曰僕視之任官一擢拜耳存用大疑

義方觸宰相一怒子 唐書王承方傳承方義方觸宰相怒義方亦觸宰相怒義方亦觸宰相怒

余報曰者有殷浩 晉書殷翼傳京兆杜陵殷浩浩並才名冠世而殷翼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

僕乃樊英 後漢書高梁度傳李固送以書曰近見陽樊英被徵而至朝廷設壇席待神昭而毀謗交流

謝萬眩曜 世說謝萬北征常山嶽每自高未嘗持麈尾士謝公甚器愛其為而審其必敗

房琯 原名

直隸肅宗元載以房琯為諫官使廣南進言于帝曰若晉用王衍為三公宗為君臣中取

播流者許靖

蜀志許靖字季雅汝南平輿人也少與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感之稱許曰許靖

盜美者葛亮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追思亮咸以亮每相廷有一善政

日者秦林之子運甚七百里

吳志陸遜傳劉備在巫峽朕圍之夷陵屯兵七百里而攻之

犄角十三城

西境馬山以犄角畫而成

誤國一人沈田子

使謂安西長史王依曰公於咸安府王等合雖兵不進何由乎使反言之田子其恨初田子燒柳之拉與鎮

還於單馬殺中兵

南史唐陵王我其真我其既殺王後久情離異外帝遣右將軍朱粲代之使我其乘歸將殺劍財貨

余自安往望塵可知馬步

方軌徐村賊兵進至王其派坂大敗我其匪入軍中中兵奉軍報宏魚請進尋我其說其非日君非殺

今日一復蓋鈎且留杜甫

唐書杜甫傳杜依劍南嚴州補江陵府司馬其母年救得止

他日一兩杯殘矣誰救殷鏗

陳書殷卓傳以武風陰鏗字子堅嘗與宏安飲見行鴟者因

宋坐守天及保景之亂常為賊所掠或救之曰

免經問史故乃前所行臨者

補注

特角十三城南史降虜之行 魏人特角作十三城虜上西壘九城兵甲盛威不降其信誠教果攻之遂存

隋初魏書曰魏天尚書致仕年七十乃舍故懷州司馬胡果守

值余買前代園築懷杜之闕崇秀山之祀祀石湖之壘移仰種之孔泉吳下躬振居東南名士

徐竹琴于洞庭 拾遺記洞庭山字于中上女下有至堂故石湖玉女居之四時向至石徐竹琴徽于山頂

揚蘇州有洞庭山

燈船照于虎市 明鍾伯敬有秦淮燈船賦 轉東行亦名虎市

高流於吳技匠分明 魏志傳蝦侍臣蝦蟆是名蝦蟆當時高流國吳補或有朝宮賤宗儂曰今

愜虎司空桓州刺史 唐信春賦排犀者馬博分朋入射卷

言是时也志和自弼烟 唐書性志和傳往來苦雲問自弼烟波釣徒

義裁一水以樂死矣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及編述東中諸郡必詳名山注源海嘴曰我卒當以樂死

豈期銅山未竭漢書東方朔信武帝未與空言鐘之數自鳴朔曰銅山王子山斤銅也世氣款也

才難鐸知凡開天遠事岐王宮中于竹林內悲碎玉片子每夜同相觸之聲即知有風旂為占風鐸

松便終乳乃閃雷不失著蜀志吳王孫休嘗操法密說先王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王方合先兄

者注于時曰當雷而雷備因曰二震之威仍仍不至此也

和楷舉主

論走初後手戰桓桓世說桓宣武既廢太寒父子仍上表曰臣刺近情以存遠計若陰太寒父子可矣後遂廢

司馬行軍忽其為韓令唐書韓愈付與度官尉准西秦金行軍司馬

笑延一散門霹靂聲北齊書薛琨延一途逢大雷電延一馳馬直前雷火燒面延一統軍房

唾太初一視盡雄雷破世說及候太初嘗倚柱談時將暴雨霹靂破窗倚柱衣服佳然太初色無

細月未嫁于鳥漢書白出傳以江都王女細君妻鳥和

補賈餘座師注唐書賈餘傳凡三典賈舉既士之十五人得名師宰相

陳琳從馬長城遂行天龍不與古城下死八
晉書有據柱

陳蕃得信下子博恨三三三

丁巳... 報水...

蘇林... 蘇林... 蘇林...

陸倕石函... 陸倕石函...

符和丹... 符和丹...

敬... 敬...

李... 李...

附錄

漢... 漢... 漢...

考... 考... 考...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書

書... 書...

用... 用...

用... 用...

李...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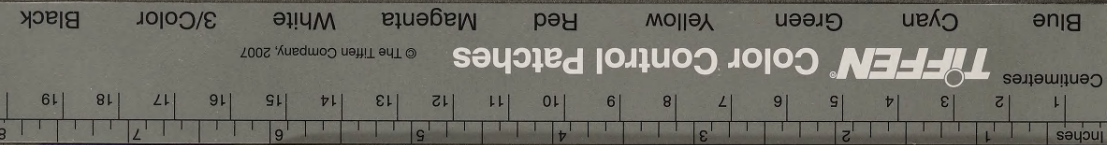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浙江圖書館



烟霞萬古樓文集注中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